

靈 視

Clairvoyance

C. W. 利比德 (C. W. Leadbeater) 著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CLAIRVOYANCE

灵视

by

C. W. LEADBEATER

C. W. 利比德 著

邓天成 译

杜巍巍校译

1939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证道学出版社

ADYAR, MADRAS, INDIA

印度 • 马德拉斯 • 阿迪亚

First Edition 第一版 1899

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1903

Third Edition 第三版 1908, 1911

Fourth Edition 第四版 1918

Fifth Edition 第五版 1935

Sixth Edition 第六版 1939

Second to Tenth - 1903 to 1968

第二~第十次印刷 1903-1968

Eleventh to Fourteenth Reprint 1983

第十一~第十四次重印 1983

Fifteenth Reprint 1986

第十五次重印 1983

ISBN 0-8356-7095-3

2024中文版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目 录

第一章	什么是灵视	2
第二章：	简单灵视力： 完全发展	13
第三章	简单灵视力： 部分发展	23
第四章	遥视： 有意识的	27
第五章	遥视： 半有意的	39
第六章	遥视： 无意识的	41
第七章	跨时灵视力： 过去	46
第八章	跨时灵视力： 未来	62
第九章	开发方法	77
后 记		83

第一章什么是灵视

灵视(Clairvoyance)的字面意思不过就是“看得很清楚”，这个词被严重滥用，甚至被贬低到用来形容综艺节目中的装神弄鬼。即使从更狭义的角度来看，它也涵盖了范围广泛的各种现象，它们在性质上差别很大，以至于要给这个词下一个既简洁又准确的定义并不容易。它被称为“灵性视力”，但没有比这更误导人的了，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它相关的任何能力都没有资格被冠以如此崇高的名称。

为了本文的目的，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定义为看到普通肉眼看不到的东西的能力。同样，我们也可以假定，这种能力经常（但绝非总是）伴随着所谓的灵听力（clairaudience），即听到普通肉耳听不到的东西的能力；我们暂且将我们的标题也涵盖这种能力，以避免在一个词就足够的地方总是使用两个长词的笨拙。

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明确两点。首先，我不是在为那些不相信灵视力存在的人写作，也不是在试图说服那些对此事有疑问的人。在这么小的一部作品中，我没有篇幅讨论这个问题；这些人必须研究许多包含各种案例的书籍，或者自己通过催眠的方式做实验。我的交流对象是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知道灵视存在的人，并且他们对这一主题有足够的兴趣，乐于了解其方法和可能性；我向他们保证，我所写的都是经过仔细研究和实验的结果，虽然我将要描述的一些能力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新奇的，但我提到的任何一种能力我自己都见过实例。

其次，虽然我会尽量避免专业术语，但由于我主要是为证道学的学生写作，为了简洁起见，我有时会随意使用证道学的普通术语，而不作详细解释，因为我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他们熟悉这些术语。

如果有一些人得到这本小书，而这些术语的偶尔使用给他们造成了困难，我只能向他们表示歉意，并请他们参阅任何一本基本的证道学著作，如贝森特夫人（Annie Besant）的《古老的智慧》（Ancient Wisdom）或《人和他不同的体》（Man and His Bodies），以获得初步的解释。事实上，整个证道学体系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的各个部分又是如此地相互依存，以至于如果要对每一个术语做出完整的解释，就必须要有了一本详尽的证道学专著作为序言，即使是这篇关于灵视的简短论述也不例外。

然而，在详细解释灵视之前，我们有必要花一点时间进行一些初步的思考，以便我们能够清楚地记住一些广泛的事实，即灵视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使用，以及使灵视的使用成为可能的条件。

证道学文献不断向我们保证，所有这些高级能力都将被人类继承——例如，每个人都潜藏着灵视的能力，而那些已经显现灵视能力的人，只是在这方面比其他人稍稍领先而已。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却显得相当模糊和不真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能力绝对不同于他们所经历过的任何事情，并且相当自信地认为，无论如何，他们自己与这种能力的发展还相距甚远。

如果我们试着去理解，灵视力就像自然界中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主要是一个振动的问题，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能力的延伸，也许会有助于消除这种不真实感。我们一直生活在由空气和以太混合而成的汪洋大海之中，后者与前者相互渗透，就像所有物质一样。我们从外界获得的印象，主要是通过这浩瀚的物质之海中的振动传递给我们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也许我们中的许多人从未想过，在这些振动中，我们能够对之做出反应的数量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

在影响以太的极其快速的振动中，有一小部分——非常小的一部分——人眼的视网膜能够对其做出反应，这些特殊的振动在我们身上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光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看到可以发出或反射这种特定的光的物体。

与此完全相同，人耳的鼓膜只能对某一极小范围内相对缓慢的振动产生反应——这种振动的速度慢到足以影响我们周围的空气；因此，我们能听到的声音只能是那些能在这一特定范围内以某种速度振动（译者注：即振动的频率）的物体发出的声音。

在这两种情况下，科学界众所周知的是，在这两个范围之上和之下都有大量的振动，因此有许多光我们看不见，有许多声音我们的耳朵听不见。拿光来举例，这些较高和较低振动的作用很容易从光谱一端的电磁射线（译者注：即紫外线）和另一端的热射线（译者注：即红外线）所产生的效果中感觉到。

事实上，在缓慢的声波和快速的光波之间，存在着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同速度

的振动，充斥着整个广阔的空间；这还不是全部，因为无疑还有比声波更慢的振动，以及比我们所知的光波更快的无数振动。因此，我们开始明白，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振动就像是实际上无穷无尽的巨大竖琴中挑选出来的两组极小的几根琴弦，当我们想到我们能够从这些微小的片段中学到和推断出多少东西时，我们隐约看到，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个巨大而奇妙的整体，我们面前会有多么大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需要考虑的另一个事实是，尽管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不同的人对我们身体感官所能触及的极少数振动的反应能力差异已经很大。我指的不是视觉或听觉的敏锐程度，即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能够看到更微弱的物体或听到更轻微的声音；这丝毫不是视觉强度的问题，而是易感程度的问题。

例如，如果有人拿一个好的棱镜，用它在一张白纸上投射出清晰的光谱，然后让一些人在纸上标出他们所看到的光谱的极限，那么他肯定会发现他们的视觉能力有明显的差异。有些人看到的紫光比大多数人看到的要远；有些人看到的紫光可能比大多数人看到的要少，但在红光一端的视野却得到了相应的延伸。也许会有少数人在两端都能看到比普通人更远的地方，而这些人几乎肯定就是我们所说的敏感的人——事实是，他们比当代大多数人对更大范围的振动都敏感。

在听觉方面，同样的差异也可以通过一些声音来测试，这些声音的音量没有高到可以被听到——就像在可听的边缘一样——并发现在一定数量的人中有多少人能够听到它。蝙蝠的“吱吱”声就是我们熟悉的这样一种声音，实验表明，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当整个空气中都充满了这些小动物尖锐的、针刺般的叫声时，相当多的人会完全没有意识到它们，也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

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人类对空气振动或以太振动的反应能力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但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比其他人拥有更广的反应能力；甚至可以发现，同一个人不同场合的反应能力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不难想象，一个人有可能发展出这种能力，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学会看到许多他的同伴看不到的东西，听到许多他们听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大量的这些额外的振动确实存在，只是好像等待着被人认知一样。

用X光（伦琴射线，Röntgen rays）进行的实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哪怕是极

少数的这些额外振动被带入人类的视野，也会产生令人吃惊的结果，而许多迄今为止被认为是不透明的物质在这些射线下的透明性，一下子就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方法，至少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基本的灵视力，比如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读一封信，或者描述一下隔壁公寓里的人。除了通常使用的射线之外，学会用伦琴射线看东西，就足以让任何人完成这样的魔法壮举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想到了人的纯物质感官的扩展；当我们想到人的以太体实际上只是他的物质身体中更精细的部分，因此他的所有感官都包含着大量不同密度的以太物质，这些物质的能力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实际上还处于潜伏状态时，我们就会明白，即使我们把自己仅局限在这个范围内，各种巨大的可能性也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人类拥有星光体和思想体，每一个星光体和思想体都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唤醒并开始活动，它们将依次对其自身层面的物质振动做出反应，从而在自我学会通过这些载体发挥作用时，在自我面前展现出两个全新的、更为广阔的知识 and 力量世界。现在，这些新世界虽然就在我们周围，而且自由地相互渗透，但我们不能把它们看成是截然不同的、在实质上完全没有联系的，而应该把它们看成是一个融入另一个，最低级的星光层面与最高级的物质层面有直接的联系，就像最低级的思想层面反过来与最高级的星光层面形成直接的联系一样。我们在思考它们的时候，并不需要去想象某种新奇的物质，而只需要想一想，普通的物质被细分得如此之细，振动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为我们带来了实际上全新的可能性和特质。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我们的感官有可能得到稳定而逐步地扩展，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视觉和听觉体会到比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振动要高得多和低得多的振动。这些额外的振动有很大一部分仍然属于物理层面，只是让我们能够从该层面的以太部分获得印象，而以太部分目前对我们来说还是一本封闭的书。这些印象仍将通过眼睛的视网膜接收；当然，它们将影响眼睛的以太物质而非固体物质，但我们仍可以认为，它们仍只影响专门接收它们的器官，而不是整个以太体的表面。

然而，在一些异常情况下，以太体的其他部分会像眼睛一样，甚至比眼睛更容易对这些额外的振动做出反应。这种变化无常的现象有多种解释，但主要是星光体部分发展的影响，因为我们会发现，身体的敏感部位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星光体中的脉轮或

其他生命中心相对应。虽然如果星光体意识尚未发展，这些中心可能无法在它们自己的平面上使用，但它们仍然足够强大，可以刺激与它们相互渗透的以太物质，使之产生更敏锐的活动。

当我们涉及星光体感官本身时，它们的运作就大不相同了。星光体没有专门的感觉器官——这个事实也许需要一些解释，因为许多试图理解星光体生理学的学生似乎发现这些说法似乎很难调和，因为星光体物质对肉体的完美渗透、两种载体之间的精确对应，以及每个肉体物体都必然有其星光体对应物的事实。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对的，但通常不使用星光体视觉的人很可能会误解。每一种物理物质都有与之对应的星光物质，它们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除非使用非常强大的神秘力量才能将它们分开，即便如此，也只有在明确使用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将它们分开。尽管如此，星光粒子与星光粒子之间的关系要比物理粒子之间的关系松散得多。

例如，在一根铁棒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处于固体状态的物理分子，也就是说，它们的相对位置变化相对较小，尽管每个分子都在自己的范围内快速振动。与此相对应的星光物质就是我们常说的固体星光物质，也就是星光界中级别最低、最稠密的子层面的物质；尽管如此，星光物质的粒子仍在不断地快速改变着它们的相对位置，它们之间的移动就像物理层面上的液体一样容易。因此，在任何特定时刻，任何一个物理微粒与作为其对应物的星光物质之间都没有永久的联系。

对于人的星光体来说，情况也是如此，目前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由两部分组成——占据肉体确切位置的密度较大的集合体，以及围绕这个集合体的稀有星光物质云。在这两部分中，以及在这两部分之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前面所描述的粒子间的快速循环，因此，当人们观察星光体中粒子的运动时，就会联想到猛烈沸腾的水中的分子。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虽然肉体的任何特定器官都会有一定量的星光物质作为其对应物，但它每次保留相同粒子的时间不会超过几秒钟，因此也就不存在与肉体神经物质特化为视神经或听神经等相对应的东西。因此，虽然肉眼或肉耳无疑总是有对应的星光体物质，但这些物质对产生星光视觉或星光听觉的振动的反应能力并不

比载体的任何其他部分强（也不比任何其他部分弱）。

千万不要忘记，虽然我们为了让人听懂，不得不经常说“星光视觉”或“星光听觉”，但我们所说的这些表述，指的是当人在星光体中活动时，对传递给他的意识的振动做出反应的能力，这些振动所传递的信息与他在肉体中时眼睛和耳朵传递给他的信息具有相同的性质。但是，在完全不同的星光条件下，不需要专门的器官就能达到这种效果；星光体的每个部分都有能够做出这种反应的物质，因此，在星光体中工作的人不需要转头，就能同样清楚地看到身后、脚下和头上方的物体。

不过，有一点如果不提及就不全面，那就是上面提到的**脉轮**。证道学的学生们都知道，人的星光体和以太体内都存在着某些力量中心，随着人的进化，这些力量中心必须依次被神圣的蛇火（serpent-fire）激活。虽然这些中心不能被称为普通意义上的器官，因为人的视觉和听觉并不是通过它们来实现的，不像人在物质界中通过眼睛和耳朵来实现的一样，但是，这些星光体感官的力量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活化，每一个星光体感官的活化都会使整个星光体对一系列新的振动产生反应。

即使是这些中心也没有任何与之相关的星光物质的永久集合。它们只是星光体物质中的旋涡——所有粒子都会从这些旋涡中穿过——也许，这些旋涡是来自上层境界的高级力量冲击星光体的点。即使是这样的描述，也只是非常片面地描述了它们的外观，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四维漩涡，所以穿过它们并导致它们存在的力量似乎是来处不明的。但无论如何，既然所有粒子都依次穿过每一个脉轮，那么很显然，每一个脉轮都有可能依次唤起身体所有粒子对某一组振动的接受能力，因此，所有星光感官在星光体的各个部位都同样活跃。

思想界的所谓视觉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再讨论视觉和听觉等单独的感觉，而是必须假设有一种普遍的感官，这种感觉对外界振动作出如此充分的反应，以至于当任何物体进入它的认知范围时，它立刻就能完全理解它，就像看到它、听到它、感觉到它一样，并通过瞬间的感知洞察关于它的一切。然而，就连这种奇妙的能力也只是在程度上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能力有所不同，而不是在种类上有所不同；在思想界，就像在物质界一样，印象仍然是通过从所看到的物体到观察者之间的振动来传递的。

在菩提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一种全新的能力，它与我们前面所说的能力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在那里，人是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认知任何物体的，外部振动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物体变成了他自身的一部分，他从内部而不是外部对其进行研究。但普通的灵视与**这种**能力无关。

这些能力中任何一种能力的全部或部分发展，都属于我们对灵视的定义——即看到普通肉眼看不到的东西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开发，我们不妨就这些不同的方式说几句。

我们可以推测，如果一个人在进化过程中，除了最温和的外界影响之外，可以与外界隔绝，并且从一开始就以完全有规律和正常的方式发展，那么他的感官可能也会有规律地发展。他会发现他的肉体感官会逐渐扩大感知范围，直到对所有的物理振动，包括以太和较稠密物质的振动，都能做出反应；然后会有序地对星光界较粗糙的部分产生感知，然后是较细腻的部分，直到在适当的时候，思想界的能力则会出现。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像这样有规律的发展几乎从未听说过，许多人偶尔会有星光意识的闪现，却根本没有任何以太视觉的觉醒。这种发展的无规律性是人类在灵视方面极易出错的主要原因之一——除非在合格的老师指导下经过长期的精心训练，否则是无法摆脱的。

学习证道学文献的学生都很清楚，这样的老师是可以找到的——即使在物欲横流的十九世纪，“当学生准备好了，师父也准备好了”这句老话依然适用，“在学习的殿堂里，当他有能力进入那里时，弟子总会找到他的师父”。他们还清楚地知道，只有在这样的指导下，一个人才能安全、肯定地开发他潜在的能力，因为他们知道，对于没有受过训练的灵视者来说，在他所看到的事物的意义和价值上自欺，甚至在将其带入他的身体意识时完全扭曲他的视觉，是多么致命的一件事。

即使是定期接受奥义力量使用指导的学生，也不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奥义力量完全是按照上面所说的可能是理想的常规顺序展开的。他以前的进步可能并没有使这条路对他来说是最简单或最理想的道路；但无论如何，他在一个完全有能力指导他灵性发展的人手中，他完全可以放心，因为他所走的路将是对他来说最好的路。

他所获得的另一个巨大优势是，无论他获得什么能力，都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当他在证道学工作中需要这些能力时，就可以充分地、持续地使用它们；而在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身上，这些能力往往只是非常受限地、间歇性地表现出来，似乎是自己随心所欲地来来去去。

有人可能会合理地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如上所述，灵视能力是人类奥义发展的一部分，因此是人类在这一领域取得一定进步的标志，那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原始民族或我们自己种族中那些显然尚未发展的无知和无文化的人往往拥有这种能力，这似乎很奇怪。毫无疑问，乍看之下，这确实很引人注目；但事实是，野蛮人或粗俗无知的欧洲人的感知力与他们受过适当训练的兄弟的能力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也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获得的。

如果要对二者的区别做出准确而详细的解释，我们会陷入相当深奥的技术性问题中，但也许我们可以从与密度较高的物质紧密接触的最底层灵视力的一个例子中大致了解二者的区别。人的以太重身与神经系统的关系极为密切，对其中一个系统的任何作用都会迅速对另一个系统产生影响。现在，无论是在中非还是在西欧的野蛮人身上零星出现的以太视觉，据观察，相应的神经紊乱几乎完全出现在交感神经系统中，整个事件实际上不受人的控制——实际上是一种模糊地属于整个以太体的整体感觉，而不是通过专门器官传达的准确而明确的感官知觉。

在未来的种族和更高的发展中，人的力量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思想能力的进化中，这种模糊的感知力通常会消失；但在未来，当灵性的人开始发展时，人又会恢复了灵视的能力。然而，这一次，这种能力是一种精确的、准确的能力，它受人的意志控制，并通过一个明确的感觉器官来行使；值得注意的是，与这种能力相适应的任何神经作用现在几乎都是在脑脊神经系统（注：又称中枢神经系统）中产生的。

关于这个问题，贝森特夫人写道：“在动物和智力很低的人身上，低级形式的神通比在智力发达的男人和女人身上更为常见。它们似乎与交感神经系统有关，而不是与脑脊神经系统有关。交感神经系统中的大核神经节细胞含有很高比例的以太物质，因此比以太比例较少的细胞更容易受到较粗糙星光振动的影响。随着脑脊神经系统的发展和大脑的高度进化，交感神经系统逐渐处于从属地位，而对超物质振动的感知力

则被高级神经系统更强烈、更活跃的振动所支配。诚然，在进化的后期阶段，超物质敏感性会再次出现，但此时它是与脑脊中枢联系在一起发展的，并受到意志的控制。但是，我们看到的许多令人惋惜的例子中，歇斯底里和不受控制的超物质能力都是由于大脑发育不全和交感神经系统占主导地位造成的。”

然而，偶尔的灵视力闪现有时确实会出现在那些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和灵性思想的人身上，尽管他可能从未听说过训练这种能力的可能性。在他的情况下，这种闪现通常意味着他正在接近进化的那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这些能力将自然而然地开始显现出来，它们的出现应该成为一种额外的刺激，促使他努力保持高标准的道德纯洁和心理平衡，没有这些，灵视力对它的拥有者来说是一种诅咒，而不是一种祝福。

在完全不受影响的人和完全拥有灵视力能力的人之间，有许多中间阶段。其中有一个阶段值得一提，那就是一个人虽然在普通生活中没有灵视能力，但在催眠的影响下却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这种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超物质能力已经很敏感，但意识还不能在物质生活的多重干扰中发挥作用。意识需要在催眠中通过暂时中止外在感官来获得自由，然后才能使用在它体内刚刚开始萌芽的预见能力。当然，即使是在被催眠的情况下，清醒程度也有无数种，从茫然无知的普通病人到视力完全受操作者控制，可以随意由他操纵的人，或者到更高级的阶段，当意识一旦获得自由，就会完全摆脱催眠者的控制，翱翔于他完全无法触及的崇高视野中。

沿着同一条道路迈出的另一步是，不需要像催眠中时那样完美地抑制肉体，但特异视觉的力量虽然在清醒时仍然无法达到，但当身体处于普通睡眠状态时，就可以使用了。我们所读到的许多先知和预言家都处于这一发展阶段，他们“在梦中得到上帝的警告”，或在夜深人静时与比他们高尚得多的生灵交流。

世界上大多数高等根族的有教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这种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星光体的感官处于完全正常的工作状态，完全有能力接收来自星光界的物体和实体的印象。但是，要使这一事实对他们的肉体有任何用处，通常需要两个变化：第一，自我应被星光界的现实所唤醒，并被诱导着从他自己清醒的思想所形成的蝶蛹中出来，环顾四周，观察和学习；第二，在自我返回肉体的过程中，星光意识应有所保留，使他能够在肉体的大脑中留下他所看到或学到的东西的印象。

如果第一种变化已经发生，那么第二种变化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真我（Ego），也就是真正的人，将能够在那个境界获得的信息中获益，尽管他可能无法将对这些信息的任何记忆带入他在物质界的清醒生活中。

学生们经常会问，这种灵视能力如何在自己身上首次显现出来——他们如何才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已经达到了开始显现其最初预兆的阶段。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给出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

这在有些人身上突然发生，在某种不寻常的刺激下，就能看到某种惊人的景象，仅此一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种经历不会重演，灵视往往过段时间会相信，在那时，他一定是幻觉的受害者。还有一些人开始断断续续地意识到人类灵光圈的绚丽色彩和振动；还有一些人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看到和听到一些周围的人视而不见或听而不闻的东西；还有一些人在进入梦乡之前，在黑暗中看到人脸、风景或彩色的云朵漂浮在眼前；而最常见的经历也许是那些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回忆起他们在睡眠中在其他境界中看到和听到的东西的人。

现在，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理清了基础，可以开始分析各种灵视力现象了。

它们在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难决定如何对它们进行最令人满意的分类。例如，我们可以根据所使用的视力类型来列出它们——思想视力、星光视力还是纯粹的以太视力。我们可以根据灵视的能力来划分它们，根据他是受过训练还是没有受过训练来区分；他的视觉是有规律的、受他支配的，还是突发的、不受他意志支配的；他是否只有在催眠影响下才能行使这种能力，还是这种帮助对他来说是不必要的；他是否能够在肉体清醒时使用这种能力，还是只有在睡眠或出体中暂时离开肉体时才能使用这种能力。

所有这些区别都很重要，我们在继续研究时必须把它们都考虑进去，但总的来说，最有用的分类也许是辛尼特先生（Mr. Sinnett）在《梅斯梅尔催眠原理》（Rationale of Mesmerism）一书中所采用的分类方法——顺便说一句，所有研究灵视的学生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那么，在处理这些现象时，我们将根据所使用的视觉能力而不是行使视觉能力的境界来归纳它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灵视类型归纳在以下几个标题下：

1. 简单灵视力——也就是说，仅仅是视力的开启，使拥有者能够看到他周围碰巧存在的任何星光或以太实体，但不包括观察远方或属于当前以外任何其他时间的场景的能力。

2. 遥视——在空间中看到与观察者相距甚远的场景或事件的能力，这些场景或事件要么距离太远、无法进行普通观察，要么被中间物体遮挡。

3. 跨时灵视——也就是说，能够看到在时间上远离灵视者的物体或事件，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能够看到过去或未来。

第二章：简单灵视力： 完全发展

我们将其定义为仅仅开启了以太视力或星光视力，它能让拥有者看到周围相应境界中的任何东西，但通常不伴有看到远处任何东西的能力，也不伴有读取过去或未来的能力。几乎不可能完全排除后一种能力，因为星光视觉的延伸范围必然比物理视觉大得多，甚至对于不知道如何专门跨时研究的灵视者来说，过去和未来的片段画面也常常是随随便便就能看到的；但尽管如此，这种偶然的瞥见与视觉在空间或时间上的明确投射能力之间还是存在着非常真实的区别。

我们在敏感的人中间发现了各种程度的这种灵视力，从获得几乎不配称为灵视的模糊印象的人，到完全拥有以太视觉和星光视觉的人。也许最简单的方法是，我们先描述一下在这种能力得到更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可以看到的東西，因为这样就可以了解拥有部分能力情况的真实含义了。

我们先来看看以太视觉。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它只是对一系列比普通的物理振动敏感，但拥有它却能让我们看到人类大多数人看不到的许多东西。让我们研究一下，获得这种能力会给我们观察熟悉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带来哪些变化，然后再看看它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全新的因素。但必须记住的是，我将要描述的是完全彻底地受到控制的能力的结果，而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大多数情况都可能在某个方面与之相去甚远。

获得这种能力后，无生命物体的外观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由于人现在对某些不同波长的振动有感知，大多数物体变得几乎透明。他发现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看穿砖墙”这一壮举，因为在他新获得的视觉中，砖墙的密度似乎并不比薄雾大。因此，他能看到隔壁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中间没有隔墙一样；他能准确地描述一个上锁的盒子里的东西，或者读懂一封密封的信；只要稍加练习，他就能在一本合上的书中找到指定的段落。这最后一项特技虽然对星光视觉来说非常容易，但对使用以太视觉的人来说却相当困难，因为每一页都必须通过叠加在其上的所有页面来阅读。

人们经常会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是总是用这种超常的视力看东西，还是只有在他想这样做的时候才用这种视力看东西。答案是，如果这种能力得到了完美的发展，就会完全受他的控制，他可以随意使用这种视力或更普通的视力。就像我们的聚

焦从书本中换到观察一英里外物体的运动一样，他可以轻松自然地从一个视力转换到另一种视力。这就好比是把意识集中在所看到的事物的一个或另一个方面；虽然这个人的视线会非常清楚地看到他的注意力暂时集中的那个方面，但他总是会隐约意识到另一个方面，就像我们把视线集中在手中拿着的任何物体上时，我们还隐约看到房间对面的墙壁作为背景一样。

拥有这种视觉带来的另一个奇妙变化是，人所走的坚实的地面在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是透明的，因此他能够看到相当深的地下，就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相当清澈的水中一样。这使他能够观察到在地下钻洞的生物，分辨出地表下不远处的煤矿或金属矿脉等等。

在观察固体物质时，以太视觉的极限似乎与我们观察水或雾气时的极限类似。我们无法看到一定距离之外的东西，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介质并不是完全透明的。

如果人的视觉能力提高到这种程度，有生命物体的外观也会发生很大变化。人和动物的身体对他来说基本上是透明的，因此他可以观察到各种内脏器官的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诊断出它们的某些疾病。

扩展视力还能让他或多或少清楚地感知各种生物，包括元素精灵和其他生灵，这些生灵的身体无法反射通常所见光谱范围内的任何光线。在这些生灵中，有一些是自然界的低等生物——自然精灵，它们的身体由密度较高的以太物质组成。几乎所有的仙子（fairies）、土地精灵（gnomes和brownies）都属于这一类，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山区以及世界各地的偏远乡村，仍然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

庞大的自然精灵王国主要是一个星光王国，但其中仍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物质界的以太部分，当然，这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容易被普通人所了解。事实上，在阅读普通的童话故事时，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明显的迹象，表明童话里描写的正是这一类自然精灵。任何研究童话故事的学生都会记得，故事中经常提到某种神秘的药膏或药物，涂在人的眼睛上，就能让他在碰巧遇到仙界成员时看到它们。

关于涂抹药膏及其效果的故事经常发生，而且来自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地方，因此

其背后肯定有一些真相，就像真正普世的民间传统背后总是有真相一样。虽然涂抹在全身的某些药膏会极大地帮助星光体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离开肉体——这种知识似乎一直流传到中世纪，从一些审判巫婆的案例中提供的证据中就可以看出，但在肉眼上涂抹药膏则很容易刺激眼睛的敏感度，使它容易受到某些以太振动的影响。

故事经常会讲到，当使用了这种神秘药膏的人得到视力的人以某种方式背叛了仙子时，仙子就会击中或刺伤他的眼睛，从而不仅剥夺了他的以太视力，也剥夺了他在更高密度的物理层面上的肉眼视力。（参见《当代科学》（Contemporary Science）丛书中 E. S. Hartlane 所著的《童话的科学》（The Science of Fairy Tales）——或者几乎所有童话故事集）。如果获得的是星光视力，那么这种方法就会完全失效，因为对身体器官的任何伤害都不会影响星光能力；但如果药膏产生的是以太视力，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肉眼受伤则会立即使能力消失，因为这是它赖以发挥作用的器官。

任何拥有我们所说的这种视觉的人也能感知到人的以太体；但由于这个体的大小与肉眼几乎相同，除非以太体是在出体状态下或在麻醉剂的影响下部分被抛出来，否则很难引起他的注意。死后，当它完全从稠密的肉体中抽离出来时，他会清楚地看到它，当他经过教堂墓地或公墓时，会经常看到它在新造的坟墓上漂浮。如果他参加通灵降神会，就会看到以太物质从灵媒身体一边渗出，并能观察到在场的灵体利用以太物质的各种方式。

另一个很快就会引起他注意的事实是，他对颜色的感知范围扩大了。他将会发现自己能够看到几种全新的颜色，这些颜色与我们目前所知的光谱中的任何一种颜色都完全不同，因此当然是我们所掌握的任何术语都无法形容的。他不仅会看到完全是这些新颜色的新物体，而且还会发现，许多他非常熟悉的物体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这取决于这些物体是否有这些新色调与旧色调混合在一起。因此，在普通人眼中看来完全一致的两个颜色表面，在他敏锐的视觉中却往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色调。

我们现在已经谈到了当一个人获得以太视觉时，他的世界会发生的一些主要变化；我们必须始终记住，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其他感官也会同时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他的听觉，甚至感情都会比他周围的大多数人更灵敏。现在，假设除此以外，他还能拥有星光视力，那么还能观察到什么变化呢？

事实上，一个全新的世界将展现在他的眼前。让我们按照以前的顺序简要地看看它的奇妙之处，首先看看无生命物体的外观会有什么不同。关于这一点，我想首先引用《乘》（The Vahan）杂志最近给出的一个有趣的答案。

以太视力和星光视力有明显的区别，后者似乎与四维空间相对应。”

“要理解两者的区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举个例子。如果你用两种视力轮流看一个人，你都会看到他大衣后面的纽扣；可是如果你用以太视力，你会**透过**他看到纽扣，并看到扣子的反面离你最近；但如果你用星光视力，你看到的不仅是扣子的反面，而且你还好像站在那个人的后面一样看他。

或者，如果你用以太视力看一个四面都有字的木质立方体，那么这个立方体就好像是玻璃一样，你可以透过它看到反面的字，是反着的，而要看到左右两边的字，除非你移动，否则根本看不清楚，因为你只看到它的边缘。但如果你用星光视力看，就会同时看到所有的面，而且都是翻平的，就好像整个立方体在你面前被摊平了一样，而且你还能看到里面的每一个粒子，不是**通过**其他粒子，而是全部被摊平了。你会从另一个方向看它，与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方向成直角（注：同时直视所有的面）。

如果你用以太视力看手表的背面，你会透过它看到所有的齿轮，透过齿轮看到手表的正面，但是是反的；如果你用星光视力看它，你会看到手表正面是翻上来的，所有的齿轮都是彼此分开摊开来的，但没有任何东西在其他东西的上面。”

在这里，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变化的基调和主要因素；这个人正从一个绝对崭新的角度来看待一切，完全超出了他之前的任何想象。他在阅读一本合上的书中的任何一页时，都不再有丝毫困难，因为他现在不是透过前面或后面的所有其他书页来看这一页，而是直直地俯视着这一页，仿佛这一页是他所能看到的唯一一页。金属矿脉或煤炭矿脉所处的深度不再是他看到这些矿脉的障碍，因为他现在根本不用穿过中间的土层。观察者和物体之间的墙壁的厚度或墙壁的数量对以太视力的清晰度有很大的影响，但对星光视力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在星光界，观察者和物体之间**没有**墙壁的阻隔。当然，这听起来很矛盾、好像不可能，对于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但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

这使我们直接进入了四维空间这个备受争议的问题的中心——尽管我们无法在现有篇幅内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却具有最深远的意义。我们建议那些希望研究这个问题的读者从 C. H. 辛顿先生 (Mr. C. H. Hinton) 的《科学的浪漫》(*Scientific Romances*) 或 A. T. 谢菲尔德博士 (Dr A. T. Schofield) 的《另一个世界》(*Another World*) 开始，然后再读辛顿的大部头著作《思想的新时代》(*A New Era of Thought*)。辛顿先生不仅声称自己能够在头脑中掌握一些较为简单的四维图形，而且还表示，任何人只要不厌其烦地按照他的指导去做，就可以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样在头脑中掌握这些图形。我不确定是否每个人都能像他想的那样做到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这需要相当的数学能力；但无论如何，我可以证明，他所描述的超立方体 (tesseract) 或四维立方体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这在星光界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图形。他现在已经完善了一种新方法，用颜色而不是任意的文字符号来表示几个维度。他指出，这将大大简化研究，因为读者可以通过视觉立即分辨出超立方体的任何部分或特征。据说关于这种新方法的完整描述和插图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将在一年内出版。

我知道布拉瓦茨基夫人在提到四维空间理论时曾表示，这只是一种拙劣的方式来阐述物质的整体渗透性这一概念，而 W. T. 斯泰德先生 (Mr. W. T. Stead) 也遵循同样的思路，以“穿越” (throughth) 一词为名向他的读者介绍了这一概念。然而，仔细、反复和详细的调查似乎确凿无疑地表明，这种解释并没有涵盖所有事实。它是对以太视觉的完美描述，但只有辛顿先生所阐述的第四维度这一完全不同的观点，才能对星光视觉中不断观察到的事实做出任何解释。因此，我冒昧地认为，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写作时所想到的是以太视觉，而不是星光视觉，她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个名词对另一种更高级能力的精妙匹配性。

因此，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拥有这种非凡的、难以表达的能力。它让每一个实体内部的每一个点都对观察者的目光绝对开放，就像一个圆的内部的每一个点都对俯视它的人的目光开放一样。

但即使如此，这也绝不是它赋予灵视者的全部。他不仅能看到每个物体的内部和外部，还能看到其星光对应物。物理物质的每个原子和分子都有其对应的星光原子和分子，我们的灵视力可以清楚地看到由这些原子和分子构成的物质。通常，任何物体

的星光体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其物理部分，因此金属、石头和其他东西都会被星光光环所包围。

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即使是在研究非生命体时，人们也会因为获得这种视觉而受益匪浅。他不仅能看到所观察物体的星光部分，而这部分在之前是完全隐藏的；他不仅能看到比之前更多的物体的物理结构，而且即使是他之前能看到的東西，现在也能看得更清楚、更真切。稍加思索就会发现，他的新视觉比肉眼视觉更接近于真正的感知。例如，如果他用星光视力看一个玻璃立方体，它的所有边看起来都是相等的，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确实是相等的，而在物质界，他看到的远处的边是透视效果的，也就是说，它看起来比近处的边小，当然，这只是由于他的物理限制而产生的错觉。

当我们考虑到用它在观察有生命物体时所提供的额外便利时，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星光视觉的优势。它可以向灵视者展示动植物的灵光圈，因此，他可以看到动物的欲望和情感，以及它们可能有的任何想法，都会清晰地展现在他眼前。

但在与人类打交道时，他最能体会到这种能力的价值，因为当他根据这种能力提供的信息来引导自己时，往往能更有效地帮助他们。

他能够看到达到星光体的灵光圈，虽然这使得人的所有更高级部分仍然隐藏在他的视线之外，但他会发现，通过仔细观察，他可以手头的信息了解到很多关于高级部分的信息。他检查以太体的能力将使他在定位和分辨神经系统的任何缺陷或疾病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而从星光体的外观，他将立即意识到他面前这个人的所有情绪、激情、欲望和倾向，甚至他的许多想法。

当他看着一个人时，他会看到他被星光灵光圈的光雾所包围，闪烁着各种绚丽的色彩，并随着人的思想和情感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色调和亮度。他将会看到灵光圈充斥着纯洁之爱的美丽玫瑰色、虔诚情感的浓郁蓝色、自私自利的暗淡僵硬的棕色、愤怒的深沉猩红色、感性的可怕艳红、恐惧的铁灰色、仇恨和恶意的乌云……或者其他任何百种迹象，只要有一双善于察言观色的眼睛，就能轻而易举地从中读出；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对他隐瞒自己在任何问题上的真实情感状态。

灵光圈的这些不同迹象本身就是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但我在这里没有篇幅详细论述它们。在我的《可见和不可见的人》（*Man Visible and Invisible.*）书中，可以找到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全面的介绍，以及大量的彩色插图。

星光灵光圈不仅向人展示了当时一个人的情绪的瞬时状态，而且还通过它在相对静止状态下的颜色排列和比例，向人提供了它的主人的一般性格和特征的线索。因为星光体是人在该层面上所能表现的全部内容，所以从星光体中看到的東西可以相当肯定地推断出属于更高层面的更多内容。

在这种性格判断中，我们的灵视者会得到很多帮助，因为这些人的思想会在星光界中表现出来，从而进入他的视野。思想的真正家园是思想界，所有思想首先在思想界表现为思想体的振动。但是，如果它是一种自私的思想，或者它与情感或欲望有任何关联，它就会立即进入星光界，并以星光界物质的可见形式出现。

在大多数人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思想都会归属于上述类型其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因此，实际上他们的整个性格体都会清晰地呈现在我们朋友的星光视野中，因为他们的星光体和从星光体中不断辐射出来的思想形式对他来说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他们的性格如此明显，谁都能读。任何想获得思想形状是如何在灵视者眼前呈现的人，都可以从贝森特夫人在 1896 年 9 月的《路西法》（*Lucifer*）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中找到满意的答案，其中附有插图。

我们已经看到了拥有完全灵视力的人在星光界观看有生命和无生命物体时外观的一些变化；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他将看到哪些全新的物体。他将意识到大自然在许多方面都要丰富得多，但他的注意力主要会被这个新世界中的生灵所吸引。限于篇幅，我们无法详细介绍这些生灵，读者可参阅《证道学手册》第五册（No. V, *Theosophical Manuals*）。在这里，我们先简单列举星光界居民中的几个类别。

他将被无穷无尽的元素精华的无数形态所震撼，这些元素精华在他周围不停地涌动，常常带有威胁感，但又总是在意志的坚定努力面前退却；他将惊叹于人类的善与恶的思想和愿望临时从这个海洋中召唤出的独立存在的实体大军。他将看到自然精灵的各种部落在工作或玩耍；他可能会越来越滋滋有味地研究荣光的天使王国中一些低

等种类的壮丽进化，这些与基督教术语中叫做天使的生灵大致相同。

不过，他最感兴趣的也许是星光世界中的人类，他会发现他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我们称之为活人的人，另一类是我们愚蠢地误称为死人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在前者中，他会发现偶尔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完全有意识的，也许是被派来给他捎信的，或者是在仔细观察他，看他有什么进步；而他周围的大多数人，在睡眠中离开肉体时，会无所事事地飘荡着，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实际上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毫无意识。

在众多刚刚死去的人中，他会发现各种程度的意识和智力，以及各种不同的性格——在我们有限的视野中，死亡似乎是一种绝对的改变，但实际上，人本身并没有任何改变。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他和死前一天完全是同一个人，有着同样的性情、同样的品质、同样的美德和恶习，唯一不同的是他抛弃了他的肉体；但失去肉体像脱掉一件大衣那样并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因此，在死者中间，我们的学生会发现有聪明的人，也有愚蠢的人；有心地善良的人，也有情绪低落的人；有严肃的人，也有轻浮的人；有注重灵性的人，也有注重感官的人，就像活人一样。

由于他不仅能看到死人，还能与他们交谈，所以他常常能对他们大有帮助，向他们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和指导。死者中的许多人都处在非常惊讶和困惑的状态，有时甚至感到非常痛苦，因为他们发现阴间的事实与幼稚的传说大相径庭，而这些传说正是西方流行宗教在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所能提供的全部内容；因此，一个了解这个新世界并能解释问题的人显然是他们需要的朋友。

在许多其他方面，一个完全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可能对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有用；但关于这个主题的这一方面，我已经在我的书《不可见的帮手》(Invisible Helpers)中写过了。除了星光实体之外，他还能看到星光尸体——处于各个腐烂阶段的星光影人和星光躯壳；但这些在这里只需简单提一下，因为想要进一步了解它们的读者可以在我们的第三本手册《死亡与死后》(Death and After)和第五本手册《星光界》(The Astral Plane)中找到。

充分享受星光灵视力给人带来的另一个奇妙结果是，他的意识不再中断。当他晚

上躺下时，他会让肉体得到所需的休息，而自己则在舒适得多的星光载体中处理事务。早上时他会回到并且重新进入肉体中，但在两种状态之间不会失去任何意识或者记忆，这样，他就可以过一种双重的生活，但其实是一个生活，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他都能有效地工作，而不是在空白的无意识状态中失去三分之一的生命。

他可能会发现自己还拥有另一种奇特的能力（尽管这种能力的完全控制权属于更高级的思想界能力），那就是可以随意将最微小的物质或星光粒子放大到任何想要的大小，就像用显微镜一样——尽管任何已经制造出来或有可能制造出来的显微镜都不具备这种心灵放大能力的哪怕千分之一。通过这种方法，科学假设的分子和原子在奥义学学生眼中变成了可见的、活生生的现实，而且通过这种更仔细的研究，他发现它们的结构比科学工作者所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这也使他能够以最密切的关注和最浓厚的兴趣关注各种电、磁和其他以太活动；当这些科学分支中的一些专家能够发展出洞察这些他们轻而易举就能写出的东西的能力时，一些非常奇妙和美丽的启示就可能出现。

这是东方书籍中描述的致力于灵性发展的人所获得的**神通**(siddhis)或能力之一，尽管书中提到的名称可能无法立即辨认出来。它被称作“随意使自己变大或变小的能力”，而这种描述之所以看起来如此奇怪地与事实相反，是因为实际上这种能力的实现方法正是这些古书中所指出的。正是由于临时使用了难以想象的微观视觉机制，人们才能如此清晰地看到无限微小的世界；同样（或者说相反），正是由于临时极大地增加了所使用机制的尺度，人们才有可能在物理意义上以及（我们希望是）在道德意义上增加视野的宽度，这远远超出了科学所能展望的人类可能做到的任何事情。因此，大小的改变实际上是在学生的意识载体中，而不是在他自身之外的任何东西中；毕竟，古老的东方书籍比我们更准确地描述了这种情况。

接触感应和卓越的预见能力也是我们的朋友可以掌握的能力之一；但这些能力将在后面的标题下进行讨论，因为它们几乎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涉及跨时空的灵视力。

我现在只是粗略地说明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学生，在拥有完全的星光界视野之后，会在这个视野所打开的无比广阔的世界中看到什么；但我没有提到他的精神状态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于对灵魂存在、死后存在、因果报应法则的作用以及其

他同样重要的问题的亲身经历的确定性。最深刻的智能性的信念与直接的个人经历所获得的精确知识之间的差异，必须通过亲身经历才能体会。

第三章 简单灵视力： 部分发展

未经训练的灵视者的经验——请记住，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这一类人包括所有欧洲灵视者——通常与我在前一章试图说明的相差甚远；他们会在许多不同方面——在程度、种类或持久度方面，尤其是在精确度方面——有所欠缺。

例如，有时一个人的灵视力是永久性的，但非常片面，也许只可观察到的一两类现象；他会发现自己拥有一些孤立的高级视觉片段，但显然不具备通常应该伴随着该片段甚至先于该片段出现的其他视觉能力。例如，我最亲爱的一位朋友一生下来就有能力看到以太原子层物质和星光原子层物质，无论是在暗处还是亮处，都能认出它们的结构，并且是与其他物质相互渗透的；然而，他只是很少看到那些身体由更明显的低层次以太物质或密度更大的星光物质组成的实体，起码，他肯定无法持久地看到它们。他只是发现自己拥有了这种特殊能力，却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来解释这种能力，也想不出与其他事物的关系：除了证明这些原子层的存在并展示它们的排列方式之外，他很难看出这种能力目前对他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尽管如此，这种能力现在就有了，它预示着更重大的事情的到来——更多的能力仍有待开发。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我的意思是，不是拥有那种特殊形式的视觉（这在我的经验中是独一无二的），而在于只是一小部分星光界和以太界完整而清晰的视觉得到发展。在十之八九的情况下，这种部分灵视力同时也缺乏精确性，也就是说，会有很多模糊的印象和推论，而不是训练有素的人的清晰定义和确定性。这种类型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是那些标榜自己是“通过验证和专业预言家”的人。

此外，还有一些人只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暂时具有灵视力。这些人中又有不同的分支，有些人能够通过再次设置相同的条件随时重现灵视力状态，而对另一些人灵视则是偶尔出现，与周围环境没有任何可观察到的关联，还有一些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只出现过一两次这种能力。

第一类人中有只有在催眠状态下才会有灵视力的，而在未催眠的状态下，他们无法看到或听到任何超常的东西。这些人的知识有时可能会达到很高的境界，他们的指示也会非常精确，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都在接受正规的训练，尽管由于某种原

因，他们还无法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从尘世生活的重压中解脱出来。

同一类人中，主要是东方人，他们只有在某些药物的影响下或通过某些仪式才能获得暂时的视力。主仪者有时会通过重复来催眠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某种程度上会变成有灵视的人；更常见的情况是，他只是把自己降到一种被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其他实体可以对他进行附体，并通过他说话。有时，他的仪式根本不是为了影响自己，而是为了召唤某个星光实体，后者会给他提供所需的信息；但这当然是魔法，而不是灵视。任何希望从更高的角度接近灵视，并利用它来促进自身进步和帮助他人的人，都应坚决避免使用药物和仪式。中非的巫医和一些鞑靼巫师就是这种类型的很好的例子。

那些偶尔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灵视能力，而且与自己的愿望毫无关系的人，往往是癔病患者或神经高度紧张的人，他们的灵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疾病的症状之一。它的出现表明，身体的载体已经衰弱到一定程度，不再对一定程度的以太或星光视觉构成任何障碍。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人喝酒喝到产生震颤性谵妄（delirium tremens），在这种疾病的摧残下，他的身体完全崩溃，精神受到不纯净的刺激，他能够暂时看到一些可恶的元素体和其他实体，这些实体是他长期沉溺于堕落的兽性而引来的。然而，在其他一些案例中，灵视的出现和消失与身体的健康状况没有明显的关系；但似乎即使在这些案例中，如果能够足够仔细地观察，也很可能会注意到以太体状况的一些变化。

那些一生中只出现过一次灵视力的人很难被详尽地分类，因为他们的情况千差万别。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在人生的某个重要时刻出现这种经历的，可以理解的是，当时他们的能力可能暂时得到了提升，这足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经历。

在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中，唯一的情况是看到一个显现的影像，最常见的是看到某个朋友或亲戚临死前的影像。这就提供了两种可能性供我们选择，在每一种可能性中，临终者的强烈愿望都是推动力。他的愿力使他暂时物质化，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不需要灵视力了；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股力量以催眠的方式作用于感知者，使他的肉体暂时变得迟钝，并刺激了他更高的敏感度。无论哪种情况，所见都是特殊情况下的产物，没有重复出现，正是因为所需条件没有重复出现。

然而，仍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少数情况，在这些情况中，出现了一个单独的实例，即毫无疑问地行使了灵视力，但在我们看来，这种情况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并不重要。关于这些情况，我们只能提出一些假设；支配这些情况的条件显然不在物质界，我们必须对每种情况进行单独调查，然后才能肯定地说出其原因。在某些情况下，有星光实体似乎在努力进行某种交流，但却只能给它的对象留下一些不重要的细节——它要说的所有有用或重要的部分都未能进入对象意识。

在研究灵视力现象的过程中，会遇到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和许多其他类型，而且几乎肯定还会出现一定数量的纯粹幻觉案例，这些案例必须从灵视案例中仔细剔除。研究这门学科的学生需要无尽的耐心和坚定的毅力，但如果他坚持的时间足够长，他就会开始朦胧地发现混乱背后的秩序，并逐渐了解整个进化过程所遵循的伟大规律。

如果他采用我们刚才所遵循的顺序，即如果他首先不厌其烦地尽可能彻底地熟悉与普通灵视力所处理的平面有关的事实，这将对他的努力大有帮助。如果他了解了星光视力和以太视力到底能看到什么，以及它们各自的局限性，那么他就会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他所观察到的情况。由于所有局部视力的情况都必定这个整体中有自己的位置，因此，如果他脑子里有了整个计划的轮廓，他就会发现，只要稍加练习，对他需要处理的情况进行分类还是比较容易的。

我们还没有提到思想界更奇妙的灵视力可能性，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多说，因为除了在一些最高级的奥义学校中受过适当训练的学生之外，研究者极不可能遇到任何这样的例子。对他们来说，它开辟了另一个新世界，比低层的所有世界都要广阔得多——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极致的荣耀和辉煌都是司空见惯的。我们的《证道学手册》第六册（注：《思想界》（The Mental Plane）中介绍了这个世界奇妙的能力、不可言喻的幸福、提供的学习和工作的绝佳机会。

它所能给予的一切——至少是他能吸收的一切——都在训练有素的学生能力范围之内，但对于未经训练的灵视者来说，要触及它却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人在催眠状态中做到了这一点，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因为这需要受试者和操作者都具备近乎超人的资质，即崇高的灵性追求、绝对纯粹思想和意图。

对于这种类型的灵视力，以及更完全属于其上一层的灵视力（注：菩提界灵视），可以合理地使用灵视（灵性视力，spiritual sight）这个名称；由于它让我们看到的天堂世界就在我们周围，所以我们在“简单灵视力”的标题下顺便提及它是合适的，尽管在讨论跨空间灵视力(遥视)时可能有必要再次提及它，我们下面就会对遥视进行讨论。

第四章 遥视：有意识的

我们已经将其定义为能够看到空间中远离灵视者的事件或场景，而这些事件或场景距离灵视者太远，无法进行普通观察。这种情况不胜枚举，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尝试对它们进行更详细的分类。我们采用什么特定的安排并不重要，只要它足够全面，能够包含我们的所有案例即可；也许一个方便的安排是将它们归入有意遥视力和无意遥视力的大类下，中间一类可称为半有意——一个奇怪的名称，但我稍后会解释它。

和以前一样，我将首先说明训练有素的灵视者在这方面的可能性，并努力解释他的能力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在什么限制下运作。之后，我们会能够更好地理解局部遥视和未受训练的遥视的各种例子。首先，让我们讨论有意灵视力。

从前面所说的星光视觉的能力可以明显看出，任何一个拥有这种能力的人，都能通过星光视觉看到这个世界上他想看到的几乎任何东西。最隐秘的地方对他来说都是开放的，由于他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中间的障碍对他来说就不存在了；因此，如果我们赋予他在星光体中移动的能力，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到达任何地方，看到地球范围内的任何东西。事实上，即使不需要移动星光体，他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利用这种超物理视力观察远距离事件的方法。例如，当一个人在英国看到在印度或美国同一时刻发生的事情的最微小细节时，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假设来解释这种现象。有人认为，每一个物体都在不断地向四面八方发出辐射，这些辐射在某些方面与光线相似，但比光线要精微得多，而灵视力只不过是通过这些更细微的辐射看到东西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距离将不会成为视觉的障碍，所有的物体都可以被这些射线穿透，它们可以在各个方向上相互交叉，直到无穷远，而不会纠缠在一起，就像普通的光的振动一样。

虽然这并不完全是灵视力的工作原理，但这一理论的大部分前提都是正确的。毫无疑问，每个物体都在向四面八方辐射，而阿卡西记录（âkâshic records）似乎正是以这种方式（虽然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形成的。关于这些记录，我们有必要在下一个

标题下加以说明，所以我们现在只提一下。接触感应（psychometry）的现象也依赖于这些辐射，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解释。

不过，要利用这些以太振动（那是因为，它们就是以太振动）作为媒介来观察远处发生的任何事情，还存在一些实际困难。中间的物体并不是完全透明的，而实验者试图观察的场景中的行为者很可能是同样不完全透明的，很显然，这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混淆。

如果感知到的是星光辐射而不是以太辐射，就会添加一个维度，这可以避免一些困难，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复杂问题；因此，出于实际目的，在努力理解灵视力时，我们可以从脑海中排除这种辐射假设，转而研究学生实际拥有的远距离观察方法。有五种方法，其中四种是真正灵视力的形式，而第五种根本不属于灵视力的范畴，而是属于魔法的范畴。让我们先来看看最后一种，把它弄清楚。

1. 通过自然精灵的帮助——这种方法并不一定需要实验者拥有任何神通能力；他只需要知道如何诱使某个星光界中的居民替他进行调查。这可以通过祈求或召唤来实现；也就是说，操作者可以通过祈祷和献祭来说服他的星光界操作者给予他想要的帮助，也可以通过坚定地行使高度发达的意志来迫使他给予帮助。

在东方（使用的实体通常是自然精灵）和古老的亚特兰蒂斯，这种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亚特兰蒂斯，“黑面领主”为此使用了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特别有害的人造元素精灵。在现代的降神会上，有时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信息，但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信使更可能是一个刚刚去世的人，他或多或少都能在星光界自由地活动——不过，即使在这种场合，有时也会是一个好心的自然精灵，它假扮成某人已故的亲人，自娱自乐。无论如何，正如我所说的，这种方法根本不是灵视力，而是魔法；在此提及它，只是为了避免读者将使用这种方法的案例归类为灵视而产生混淆。

2. 通过星光流——这是我们的一些证道学文献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短语，而且使用得相当广泛，它涵盖了相当多的现象，其中包括我想解释的现象。采用这种方法的学生真正做的，与其说是使星光流开始运转，不如说是在星光物质中架设一台临时“电话”。

在这里，我不可能详尽地论述星光物理学，即使我有必要的知识也写不出来：我只需要说，有可能在星光物质中建立一条明确的连接线，它将像电报线一样传递振动，通过它可以看到另一端发生的一切。要知道，要建立这样一条线，并不是通过空间中直接投影星光物质，而是通过作用于星光粒子使之成为一条线（或者说多条线），使它们能够形成所需的振动导体。

这种初步行动可以两种方式完成：一种是在粒子之间传递能量，直到形成一条线；另一种是使用一种来自更高层面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同时作用于整条线的粒子。当然，后一种方法意味着更大的发展，因为它涉及到对更高层次的力量的认识（和使用能力）；因此，能够用这种方法形成连接线的人，他自己根本不需要连接线，因为他可以通过一种更高层次的能力更容易、更完整地看到东西。

即使是较为简单的在星光界的操作，也很难描述，尽管操作起来相当容易。它可以说有点像磁化钢条；因为它通过人类意志的努力，将从操作者身上延伸到他想要观察的场景路径中的一些星光原子平行线进行极化。所有受此影响的原子都会暂时保持中轴相互平行，这样它们就形成了一种临时管道，灵视者可以通过管道观察。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如果有足够强大的星光流穿过连接线，连接线就会被打乱，甚至被破坏；但如果最初的意志努力是相当明确的，这种情况就不会经常发生。

通过这种“星光流”看到的远方景象在很多方面与通过望远镜看到的景象并无二致。人像通常看起来非常小，就像远处舞台上的人一样，但尽管身材矮小，却像近在咫尺一样清晰。有时，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听到所说的话，也可以看到所做的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此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种额外能力的显现，而不是视觉能力的必然结果。

我们会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灵视者通常根本不会离开他的肉体；他的星光体载体或他自身的任何部分都不会向他要看的东西投射，他只是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临时的星光望远镜。因此，即使他在观察远处的景物时，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使用他的物质身体能力；例如，他的声音通常仍在他的控制之下，因此，即使他在进行观察时，也能描述他所看到的景物。事实上，人的意识在连线的这一端明显是静止的。

然而，这一事实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其优点，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在物理平面上使用望远镜的人的局限性相似。例如，实验者没有能力改变这个视角；可以说，他的望远镜有一个特定的视场，不能放大或改变；他是从某个方向看他的场景，他不能突然把它转过来，看看它从另一面看起来如何。如果他有足够的神通力量，他可以完全放弃正在使用的望远镜，为自己制造一个全新的望远镜，以不同的方式接近他的目标；但这在实践中可能根本不会被使用。

不过，可以说，只要他使用的是星光视觉，就应该能够同时从四面八方看到。如果他以正常的方式使用星光视觉来观察一个离他很近的物体，也就是在他的星光视线所及的范围之内，情况就会是这样；但在数百或数千英里的距离之外，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星光视觉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额外维度的优势，但在这个维度中仍然存在位置这种东西，它自然是限制我们使用这个境界的能力的一个强大因素。我们的普通三维视力可以让我们立刻看到二维图形（如正方形）内部的每一个点，但要做到这一点，正方形必须与我们的眼睛保持在合理的距离之内。对于一个在伦敦的人来说，仅仅增加一个维度对他考察加尔各答的一个广场并没有什么帮助。

当星光视觉被沿着其实是一个管子的方向引导而受到限制时，它就会像在类似情况下的肉眼视觉一样受到限制；尽管如果拥有完美的星光视觉，即使在那么远的距离上，它仍然能够显示出被观察者的灵光圈，因此也能显示出被观察者的所有情绪和大部分思想。

对许多人来说，如果手头有一些实物可以作为星光流管的起点——一个方便的意志力焦点，那么这种灵视力就会变得非常方便。水晶球是最常见、最有效的此类焦点，因为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本身具有激发神通能力的特质；但也可以使用其他物体，在我们考虑半意念灵视力时，我们会发现有必要特别提到这些物体。

关于这种星光流形式的灵视力，和其他形式的灵视力一样，我们发现有些通灵者除非在催眠的影响下，否则无法使用这种灵视力。这种情况的特殊之处在于，在这些通灵者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通灵者被从肉体中解放后，能够为自己制作一个望远镜；另一种情况是，施术者自己制作望远镜，而受试者只是能够透过望远镜看到东西。在后一种情况下，受试者没有足够的意志力为自己做一个管子，而操作者

虽然拥有必要的意志力，却没有灵视，否则他也可以不需要帮助就能通过自己做的管子看到。

偶尔，虽然很少，形成的管子具有望远镜的另一个特性——放大所对准的物体，直到它们看起来有实物那么大。当然，物体总要被放大到一定程度，否则就会完全看不见，但通常放大的程度是由星光管的大小决定的，整个过程只是一幅微小的移动画面。在少数情况下，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看到实物大小的图像，这很可能是一种全新的能力开始显现；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需要仔细观察，以便将它们与下一类例子区分开来。

3. 通过思想形状的投射——使用这种灵视能力意味着比上一种方法更高级的发展，因为它需要对思想界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所有学习证道学的人都知道，思想是有形状的，无论如何，它在自己的境界中是有形状的，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星光界也是有形状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强烈地想着他自己出现在某个特定的地方，那么这个特定的思想所具有的形状就会是思想者本人的肖像，而这个肖像就会出现在有关的地方。

从本质上讲，这种形状一定是由思想界的物质组成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会吸引星光界的物质，因此会使之更可见。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被这个人思考的对象看到——很可能是通过思想者所发出的无意识的迷幻影响。然而，思想者的任何意识都不会包含在这种思维形状中。一旦从他那里发出，它通常会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并非与它的制造者完全没有联系，但就通过它接收任何印象的可能性而言，它与思想者几乎没有联系。

第三种灵视力就在于能够与新造的思想形状保持密切联系，并对其进行控制，从而使通过它接收印象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对思想形状产生的印象会传递给思想者——不是像以前那样通过星光连接线，而是通过共鸣振动。在这种灵视力的完美案例中，灵视者几乎就像把自己的一部分意识投射到了思想形状中，并把它当作一种前哨，从那里可以进行观察。他看到的東西几乎就像他自己站在思想形状的位置上看到的一样。

他所看到的人物形象就像真人一样大小，近在咫尺，而不是像前一种情况那样渺小和遥远；如果他愿意，他还可以变换视角。与上一种灵视力相比，这种类型的灵视力带有灵听可能不太常见，但它在某种程度上被一种对被观察者想法和意图的思想感知所取代。

由于人的意识还停留在肉体中，因此，只要不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就能够（甚至在行使这种能力时）同时听和说。一旦他的思想不集中，整个视觉就会消失，他必须创造一个新的思想形状才能恢复视觉。未经训练的人拥有这种视力并达到任何完美程度的情况自然比前一种类型的情况要少，这是因为所需的精神控制能力以及所使用的力量通常更为精细。

4. 在星光体中旅行——这里我们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灵视力；在这种灵视力中，灵视者的意识不再停留在他的肉体中，也不再与他的肉体紧密相连，而是完全转移到了他正在观察的场景中。虽然对于未经训练的灵视者来说，这种方法无疑比之前描述的任何一种方法都有更大的危险性，但在所有向他敞开的灵视种类中，它仍然是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因为我们将第五个标题下讨论的极其优越的灵视方式，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学生才能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身体要么处于睡眠状态，要么处于出体状态，因此在视觉发生时，身体的器官无法使用，所以对所见的一切描述，以及对进一步细节的一切询问，都必须推迟到漫游者回到物质界之后。另一方面，他的视觉更加全面和完美；他能听到和看到在他面前发生的一切，并能在星光界非常宽广的范围内随意走动。他可以看到和研究星光界的所有其他居民，自然精灵的大世界（传统的仙境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甚至一些低等天使的世界，都在他面前敞开。

他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可以参与到他眼前出现的场景中——随意与这些不同的星光实体对话，从他们那里可以获得许多新奇而有趣的信息。如果他还能学会如何把自己实体化（一旦掌握了诀窍，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就能参与远处的物质事件或对话，并随意向不在身边的朋友展示自己。

此外，他还能四处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通过前面描述的各种灵视力，就所有实

际目的而言，只有当他已经熟悉一个人或一个地方，或者通过触摸与之有物理联系的东西（如接触感应法），他才能找到这个人或地方。诚然，通过第三种方法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移动，但不仅距离很受限，过程也非常乏味。

然而，通过使用星光体，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方向自由快速地移动，并且可以（例如）毫不费力地找到地图上指出的任何地方，既不需要事先了解该地点，也不需要任何物体与之建立联系。他还能轻松地升入高空，鸟瞰他正在考察的国家，以观察其范围、海岸线轮廓或总体特征。事实上，使用这种方法时，他在各方面的能力和自由度都远远超过前面任何一种情况。

克罗夫人（Mrs. Crowe）在《自然的黑夜》（*The Night Side of Nature*，第 127 页）一书中根据德国作家荣格·斯蒂林（Jung Stilling）的说法，举了一个充分发挥这种能力的好例子。据说有一位灵视者居住在美国费城附近。他的生活习惯是隐居，很少说话；他严肃、仁慈、虔诚，人们不知道他有什么不良品质，只知道他拥有一些被认为不完全合法的秘密。关于他有许多不寻常的故事，其中包括以下故事：

“一位船长的妻子（她的丈夫正在欧洲和非洲航行，她已经很久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非常担心他的安全，于是去找这个人。在听完她的讲述后，他说他会暂时告退一下，然后把她需要的消息带给她。他随后走进了一间内室，她便坐下来等待；但他离开的时间比她预想的要长，她开始不耐烦了，以为他已经把她忘了，于是她轻轻地走近门边，从某个缝隙中窥视着，令她惊讶的是，他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就像死了一样。她当然不认为应该去打扰他，而是等着他回来，他告诉她，她丈夫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能给她写信，但他当时正在伦敦的一家咖啡馆里，很快就会回家。”

“如他预见的，他来了，夫人从他口中得知，他没有音信的原因正是那个人所说的，因此她非常想弄清其他信息的真实性。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满足，因为丈夫的目光刚落到魔法师身上，就说他曾在某一天在伦敦的一家咖啡馆里见过他，他告诉他，他的妻子对他感到担心，而他，也就是船长，则提到了他是怎么没法写信的，还说他正准备启程去美国。然后这个陌生人的踪影就消失在人群中，对此人他不知道更多。”

当然，我们现在无法知道荣格·斯蒂林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尽管

他宣称自己非常满意这个故事所依据的权威性；但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太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准确性。不过，这位灵视者要么是自己开发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在某个学校里学到的，而不是我们大多数证道学信息所来源的学校；因为在我们的学校里，有一条明确的规定，明令禁止学生展示这种可以在两方都可得到明确证明的能力，从而构成所谓的“现象”。对我们学会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一规定显然是明智之举，因为稍稍暂时放松这一规定，就已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我在《不可见的帮手》（*Invisible Helpers*）这本小书中举了一些与上述情况几乎完全相似的现代案例。斯泰德先生在《真实的鬼故事》（*Real Ghost Stories*，第 27 页）中举出了我所熟知的一位女士的例子，她经常这样出现在远处的朋友面前；安德鲁·朗先生（Mr. Andrew Lang）在《梦与鬼》（*Dreams and Ghosts*，第 89 页）中讲述了当时在朴茨茅斯的克利夫先生（Mr. Cleave）如何两次有意地出现在伦敦一位年轻女士面前，并使她大为震惊。任何一个愿意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得到大量的证据。

这种有意的星光拜访似乎经常发生在死亡临近时，当那些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无法完成这种壮举的人的身体原则被放松时。这一类的例子甚至比上述的例子还要多；我上面提到的安德鲁·朗先生那本书的第 100 页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自己说：“没有多少故事有这么好的证据。”

“罗切斯特的约翰·科夫（John Coffe）的妻子玛丽久病不愈，搬到了她父亲位于西梅林（West Mailing）的房子里，离她家大约九英里远。

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她非常急切地想见到她的两个孩子，因为她把他们留在了家里，由一名保姆照顾。她病得太重，无法动弹，在凌晨 1 点到 2 点之间，她陷入了出体状态。一位当晚陪护她的寡妇特纳（Turner）说，她的眼睛睁着，眼神呆滞，下巴下垂。特纳夫人将手伸到她的嘴上，但感觉不到呼吸。她以为她太烦心了，怀疑她是死是活。

第二天早上，奄奄一息的女人告诉她的母亲，她一直在家和孩子们在一起，她说：‘昨晚当我睡着的时候，我和他们在一起。

在罗切斯特的保姆，寡妇亚历山大（Alexander）证实，那天凌晨两点前，她看到一个像玛丽·科夫的人从隔壁房间（在那里大孩子独自躺在床上）出来，门没关，玛丽在她床边站了大约一刻钟；小的孩子躺在保姆身边。玛丽的眼睛在动，嘴巴在张，但什么也没说。此外，保姆说她完全清醒；当时还有自然光，因为是一年中最长的日子之一。她从床上坐起来，定睛看着那个幽灵。这时，她听到钟敲了两下，过了一会儿她说：‘以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你是什么？’于是，幽灵离开了；她穿上衣服跟了上去，但后来发生了什么，她说不清楚。

显然，它的消失比它的出现更让保姆感到害怕，因为从那以后，她就不敢再待在屋子里了，直到六点钟，她一直在外面走来走去。邻居们醒来后，她就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当然说她是在做梦；她自然很激动地驳斥了这种说法，但直到从西梅林传来故事另一面的消息后，人们才不得不承认这其中可能有些事实。”

这个故事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位母亲在有意识地探望自己的孩子之前，必须从普通睡眠状态进入更深的出体状态。不过，在有关这一主题的大量文献中，可以找到类似的叙述。

F·G·李博士（Dr. F. G. Lee）还讲述了另外两个类型完全相同的故事——一位濒临死亡的母亲非常渴望见到自己的孩子，她陷入了沉睡，去看望他们，然后回来说她已经看望过他们了。（《超自然的一瞥》，*Glimpses of the Supernatural*，第 64 页）在另一个故事中，一位贵格会（Quaker）的女士在科克茅斯（Cockermouth）去世，她的三个孩子白天在塞特尔（Settle）清楚地看到并认出了她，故事的其余部分与上述故事基本相同，（《暮光中的一瞥》，*Glimpses in the Twilight*，第 94 页）。虽然这些案例似乎不如玛丽·科菲的案例广为人知，但其真实性的证据似乎同样充分，这一点从引述这些案例的著作的作者所获得的证明中可以看出。

完全拥有第四种灵视力的人，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优势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巨大优势。他不仅可以不费周折地游览地球上所有美丽的名胜古迹，而且如果他碰巧是一位学者，想想看，他可以进入世界上所有的图书馆，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有科学头脑的人来说，看到大自然的许多秘密化学过程在他眼前发生，或者对于哲学家来说，生与死的伟大奥秘向他揭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的东西，这意味着什

么？对他来说，那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人不再是死人，而是活人，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触手可及；对他来说，许多宗教概念不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知识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加入那些不可见的帮手，更大规模地发挥作用。毫无疑问，灵视力，即使仅限于星光界，对学生来说也是一大福音。

当然，它也有危险，特别是对未经训练的人来说：有来自各种邪恶实体的危险，它们可能会吓到或伤害那些失去勇敢面对它们的人；各种欺骗的危险，误解和错误解释所看到的东西的危险；最大的危险是因此变得自负，认为自己不可能犯错误。但是，稍有常识和经验的人就能很容易地避免这些危险。

5. 在思想体中旅行——这只是上一种类型的更高级、更荣光的形式。所使用的载体不再是星光体，而是思想体——因此，它属于思想界，具有思想界奇妙感官的所有潜能，其作用超凡脱俗，却又无法形容。在思想体中操作的人会把他的星光体和肉体留在身后，如果他出于某种原因想在星光界露面，他不会用自己的星光体，而只是通过意志的一个动作，就能为他暂时的需要物化出一个星光载体。这种星光界的显现有时被称为“幻身”（mâyâvi rūpa），第一次制造这种幻身通常需要一位够格的真师的帮助。

拥有这种能力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是，能够进入更高的极乐世界的所有荣耀和美丽，即使在星光界工作，拥有的更全面的思想界意识，能为学生打开奇妙的知识视野，并且在实际上使错误几乎不可能发生。然而，只有受过训练的人才能实现这种更高层次的飞行，因为只有在明确的训练下，处于现今进化阶段的人才能学会使用思想体作为载体。

在结束全面和有意图的灵视力这个话题之前，我不妨说两句来回答一两个关于其局限性的问题，学生经常问这些问题。我们经常被问到，灵视者是否有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找到任何他愿意沟通交流的人，无论生死。

对此，回答必须是有条件地肯定。是的，如果实验者能以某种方式与某个人建立联系，就有可能找到那个人。虽然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一头扎入空间，在我们周围的千百万人中寻找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但另一方面，一个非常微

小的线索通常就足够了。

如果灵视者对他要找的人有所了解，他就不难找到他，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音乐和弦”——这种和弦振频是他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也许是他所有不同载体在各自平面上的振动率的一种平均值所产生的。如果操作者知道如何辨别这个和弦频率并发出它，那么无论这个人在哪里，它都会通过共鸣振动立即吸引他的注意力，并立即引起他的反应。

无论这个人是活着还是刚刚死去，都没有任何区别，第五类灵视力甚至可以在天堂世界的无数人中立刻找到他，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自己不会意识到他正在被观察。当然，如果一个灵视者的意识范围不超过星光界——因此所使用的是之前提到的几种灵视方法之一——他就根本无法在思想界找到一个人；然而，即使是他，也至少能够从发出和弦声但在星光界中没有任何共鸣反应这一事实中，判断出被寻找的人在思想界。

如果被寻找的人对寻找者来说是个陌生人，那么后者就需要一些与他有关的东西作为线索——一张照片、一封他写的信、一件属于他的、浸透了他个人磁场的物品；这些东西在一个有经验的灵视者手中都可用。

我再说一遍，千万不要以为学会了这门技艺的学生就可以随意开办一个像情报局似的机构，通过它与失踪或死去的亲人取得联系。根据具体情况，从这边传递给那边的信息可能会被转达，也可能不会被转达，但即使被转达了，也不能做任何回复，以免带有现象的性质——可以在物理层面被证明的是一种魔法行为。

另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在行使灵视时，所达距离是否有任何限制。答案似乎是除了相应的境界的限制，没有其他限制。我们必须记住，地球的星光界和思想界有自己明确的氛围，尽管它们在我们的三维空间中比物理空气延伸得更远。因此，与这些境界有关的灵视不能到达或看到其他星球的详细情况。对于能够将意识提升到菩提界的人来说，前往属于我们进化链的任何其他星球**都是**非常可能和容易的，但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目前的主题。

不过,利用我们所描述的灵视能力,还是可以获得大量有关其他星球的额外信息。脱离地球大气层的持续干扰可以让视线变得更加清晰,学会如何使用超高的放大能力也并不困难,因此,即使通过普通的灵视力也可以获得大量非常有趣的天文知识。但是,就地球及其周围环境而言,几乎没有任何限制。

第五章 遥视： 半有意的

在这个颇为奇特的标题下，我将所有这些人的情况归纳在一起，他们肯定想让自己看到某些东西，但却不知道会是什么东西，而且在视觉开始后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视力——这些人是通灵的相信自己会有运气的人，他们让自己处于一种接受信息的状态，然后就等着某些东西出现。许多靠出体做灵媒的人都属于这种情况；他们或者以某种方式催眠自己，或者被某个“灵魂向导”催眠，然后他们就会描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场景或人物。不过，有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看到远处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在我们的“遥视”一栏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在这些半有意的灵视者中，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的是盯着水晶球的人——正如安德鲁·朗先生（Mr. Andrew Lang）所说，他们“凝视着水晶球、杯子、镜子、一团墨水（在埃及和印度）、一滴血（新西兰的毛利人）、一碗水（红印第安人）、一个池水（罗马人和非洲人）、玻璃碗里的水（非斯/Fez），或者几乎任何抛光的表面”（《梦与幽灵》（Dreams and Ghosts），第 57 页）。

这本书再翻两页，可以看到朗先生给我们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最常见的这种视觉。他说：“我曾把一个玻璃球，送给一位年轻的女士贝利小姐（Miss Baillie），她用它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灵视力。她把玻璃球借给了莱斯利小姐（Miss Leslie），莱斯利小姐则看到了她接下来拜访的一个乡间别墅里一个用薄纱覆盖的正方形老式红色大沙发。贝利小姐的弟弟是个年轻的运动员，他嘲笑这些实验，拿着水晶球进了书房，回来时啧啧称奇。他承认自己看到了一个场景——灯下有一个他认识的人。他将在一周内发现自己是否看对了。当时是星期天下午 5 点 30 分。

星期二，贝利先生在离家四十多英里的一个镇上参加舞会，遇到了一位普雷斯顿小姐（Miss Preston）。他说，“星期天，大约五点半左右，你坐在一盏标灯下，穿着我从没见你穿过的衣服，一件蓝色上衣，肩上有蕾丝花边，给一个穿蓝色绢布衣服的男人倒茶，他背对着我，所以我只看到了他的小胡子。”

普雷斯顿小姐说：“是吗，百叶窗一定是开着的。”

“我当时在杜尔比（Dulby）”，贝利先生说。他确实在杜尔比。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水晶凝视案例——你看，画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正确的，但绝对不重要，对双方都没有任何明显的意义，只是它向贝利先生证明了水晶凝视看到东西确有其事。也许更常见的是，看到的印象往往具有浪漫色彩——穿着外国服装的男人，或者美丽的风景，虽然一般都是不知名的风景。

这种灵视力的原理是什么呢？如上面介绍灵视类型时提到的，它通常属于“星光流”类型，水晶或其他物体只是作为灵视者意志力的集中点，是他的星光管道的方便起点。有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影响所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将望远镜对着希望看到的东西；但绝大多数人只是形成一个偶然的管道，看到另一端碰巧出现的任何东西。

有时可能是相对来说距离较近的场景，就像刚才引用的案例；有时是遥远的东方风景；有时可能是阿卡西记录片段的反射，这种画面上会出现身着古装的人物，这种现象属于我们的第三大类“跨时灵视力”。据说，有时在水晶中也能看到未来的景象——这是我们以后将会提到的一种更加发展了的灵视了。

我曾见过一个灵视者用一个碟子的普通闪亮表面，通过把木炭粉末抹在上面后制成。事实上，用什么作为灵视媒介似乎并不重要，只是纯水晶比其他物质无疑更有优势，因为其元素本质的特殊排列使它特别能刺激通灵能力。

不过，在使用微小光亮物体（如光点或毛利人使用的血滴）的情况下，似乎很有可能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催眠。在非欧洲民族中，这种做法在其过程中或者之前有伴有魔法仪式和祈求仪式，因此，获得的视觉有时很可能真的是某个外来实体的视觉，因此，这种现象实际上可能只是暂时的附体，而根本不是灵视力。

第六章 遥视： 无意识的

在这个章节，我们可以把所有这样的情况归为一类：即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意外地看到远处正在发生的事件。有些人经常出现这样的视觉，但也有很多人一生中只会出现一次。这种视觉有各种各样，其完整程度也不尽相同，显然可能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有时，产生的原因显而易见，所见之事的主题也极为重要；有时，根本找不到原因，视觉所显示的事件似乎也极为琐碎。

这些超物理性的一瞥有时是在清醒时的视觉，有时则是在睡眠中以生动或反复出现的梦境表现出来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所使用的视力也许通常属于第四种遥视的范畴，因为熟睡中的人经常会在星光体中旅行，来到与他的情感或兴趣密切相关的某个地方，只是在观察那里发生的事情；在前一种情况下，很可能需要使用第二种灵视力，即通过使用星光流。但在这种情况下，星光流或星光管道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形成的，而且往往是从一端向另一端投射出来的强烈思想或情感的自动结果——要么是灵视者，要么是被看到的人发出的。

最简明的方式是举几个不同类型的例子，并在其中穿插必要的进一步解释。斯泰德先生（Mr. Stead）在他的《真实的鬼故事》（*Real Ghost Stories*）中收集了大量最新的、经证实的各种案例，我将从中选取一些例子，为了节省篇幅，偶尔略作压缩。

在有些案例中，任何一个证道学学生都能一眼看出，有些灵视的特殊事例是由我们称之为“不可见的帮手”的那群人中的一个人特别促成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某个急需帮助的人。毫无疑问，加利福尼亚纳帕山谷的杨特上尉（Captain Yonnt）向布什内尔博士（Dr. Bushnell）讲述的故事就属于这一类，布什内尔博士在《自然与超自然》（*Nature and the Supernatural*，第 14 页）中重复了这个故事。

“大约六七年前，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似乎有一群移民被山上的风雪困住，因饥寒交迫而快要死去。他注意到场景的轮廓，地标是一个巨大而垂直的白岩悬崖；他看到那些人砍掉了似乎是从深深的雪沟里冒出来的树梢；他分辨出了那些人的特征和他们特别痛苦的表情。

梦境的清晰度和真实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又睡着了，并再次做了同样的梦。早晨，他无法将它从脑海中驱除。不久，他遇到了一位老猎人，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这个人毫不犹豫地认出了梦中的景色，这给他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这个猎人从卡森山谷隘口翻越内华达山脉而来，他说隘口的一个地方完全符合他的描述。

他这么一说，使这位善良直率的上尉做了决定。他立即召集了一队人马，带上骡子、毯子和所有必需品。邻居们都在嘲笑他轻信别人。‘没关系’，他说，‘我能够救他们，我也会去救他们，因为我确实相信我梦到的是事实’。这些人被派往一百五十英里外的山里，直奔卡森山谷隘口（Carson Valley Pass）。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与梦中情况一模一样的一群人，并把还活着的人带了回来。”

既然没有说杨特上尉有灵视的习惯，那么很显然，是某个不可见的帮手观察到了移民队伍的凄惨境况，于是把离他最近的、可以施加印象的、合适的人（恰好是上尉）的星光体带到了那个地方，并唤醒了他，使他牢牢地记住了那个场景。也可能是不可见的帮手为上尉安排了“星光流”，但前一种原因的可能性更大。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动机和方法都是显而易见的。

有时，“星光流”可能是由线路另一端强烈的情感思想引发的，即使思想者心中并没有这样的意图，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我将要引述的这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中，很明显，这种联系是由于医生经常想到布劳顿夫人（Mrs. Broughton）而形成的，但他显然并不特别希望她看到他当时正在做的事情。她的视角的固定性表明，她使用的就是这种灵视力——请注意，这并不是医生的视角，因为她看到的是他的背影，却没有认出他来。这个故事可以在《心灵研究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Psychical Research Society*，第二卷，第 160 页）中找到。

“1844 年的一天晚上，布劳顿夫人醒来，叫醒了丈夫，告诉他法国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求她再睡会，不要打扰他。她向他保证，当她看到她坚持要告诉他的事情时，她并没有睡着——事实上是她看到了什么。

首先是一场马车事故——她实际上并没有看到，但她看到的是事故的结果——

辆马车被撞坏了，一群人围拢过来，一个人被轻轻抬起，抬进了最近的房子，然后是一个人躺在床上，她认出那是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eans）。渐渐地，朋友们围在床边，其中几位是法国王室成员，先是王后，然后是国王，大家都默默地、含泪地注视着显然奄奄一息的公爵。有一个人（她能看到他的背影，但不知道他是谁）是个医生。他弯着腰站在公爵身边，摸着他的脉搏，另一只手拿着手表。然后，一切都消失了，她再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天一亮， she 就把看到的一切写进了日记。那时还没有电报，过了两天或更久，《泰晤士报》（*The Times*）才宣布了‘奥尔良公爵之死’。不久之后，她来到巴黎，看到并认出了事故发生的地点，并得到了对她印象的解释。为奄奄一息的公爵看病的医生是她的老朋友，当他在床边守候时，脑子里一直想着她和她的家人。”

一个更常见的例子是，强烈的感情产生了必要的星光流；可能在双方之间有一股相当稳定的相互思想之流在不断流动，而其中一方的某种突然需要或可怕的紧急情况使这股思想流暂时具有了产生星光流望远镜所需的极化力量。同一论文集（第一卷第30页）中引用了一个说明性的例子。

“1848年9月9日，在莫尔坦（Mooltan）围城战中，R将军（Major-General R—, C.B.），当时是他所在军团的副官，受了最严重、最危险的伤；他以为自己快死了，便让随行的一名军官把他手指上的戒指取下来，寄给他的妻子，当时他的妻子远在150英里之外的费罗兹波尔（Ferozepore）。

‘1848年9月9日晚上’，他的妻子写道，‘我躺在床上，在睡与醒之间，我清楚地看到我的丈夫身负重伤被抬下战场，并听到他的声音说：「把这枚戒指从我的手指上取下来，寄给我的妻子。」第二天，我一直无法忘怀这一幕和这声音。

‘不久我听说R将军在攻打穆尔坦时受了重伤。不过他活了下来，现在还活着。围城结束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从帮助把我丈夫抬下战场的L将军那里听说，关于戒指的请求确实是他提出的，就像我当时在费罗兹波尔听到的一样。’”

还有一大类偶然出现的灵视情况，它们没有可追溯的原因——显然毫无意义，与

灵视者已知的任何事件都没有可辨认的关系。有些人在入睡前看到的许多景象就属于这一类。我引用斯泰德先生的《真实的鬼故事》（第 65 页）中关于这类经历的一段非常真实的描述。

“我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睡。我闭上眼睛，等待着睡眠的到来；然而，我并没有入睡，而是看到了一连串奇异而生动的画面。房间里没有灯，一片漆黑，我也闭上了眼睛。尽管一片黑暗，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一幅奇异的美景。我仿佛看到了一幅活生生的微缩画，就像走马灯那么大。此时此刻，我还能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那是在海边。月光洒在水面上，海水缓缓地荡漾在沙滩上。就在我面前，一条长堤伸入水中。

在长堤两侧，不规则的岩石矗立在海平面之上。岸边矗立着几座房屋，方正简陋，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房屋建筑。没有动静，但月亮在天上，月光下有波光粼粼的大海，就像我在看真实的场景一样。

这一切太美了，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如果这一切继续下去，我一定会看得津津有味，永远也不会入睡。我很清醒，在看到这一幕的同时，我清楚地听到了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突然，在没有任何事物或原因的情况下，场景发生了变化。

月光下的大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看到一间阅览室的内部。这间阅览室白天好像是学校的教室，晚上就变成了阅览室。我还记得，我看到一个和蒂姆·哈灵顿（Tim Harrington）长得很像的读者，虽然不是他，但他举起手中的杂志或书哈哈大笑。那不是照片，而是真实存在的。

那场景就像你透过观剧镜看到的一样；你看到了肌肉的运动，眼睛的闪光，以及在你凝视的那个不知名的地方，那个不知名的人的一举一动。我没有睁开眼睛就看到了这一切，我的眼睛也与此无关。你是用另一种感觉看到这些事情的，这种感觉更多的是在你的头脑中，而不是在你的眼睛里。

这是一次非常浅显和微不足道的经历，但它让我明白了灵视者是如何看到东西的，这比任何详尽的论述都要好。

这些画面与任何事情都无关；它们不是由我阅读或谈论的任何事情引起的；它们就像我能够透过玻璃看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样。我窥视了一下，然后就消失了，我再也没有类似的经历了。”

斯泰德先生认为这是一次“浅显和微不足道的经历”，与更大的可能性相比，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但我知道许多学生会非常感激能有这么点直接的亲身经历。尽管它本身可能很微不足道，但它立刻为灵视者提供了整个事情的线索，而且，对于一个看过哪怕这么点东西的人来说，灵视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而如果没有与看不见的世界的一点点接触，这是做不到的。

这些图像太清晰了，不可能只是别人思想的反映，而且，描述明确无误地表明，它们是通过星光望远镜看到的景象；所以，要么是斯泰德先生无意识地为自己打开了星光管道，要么（这更有可能）是某个好心的星光实体为他打开了管道，并给他提供了另一端碰巧出现的任何画面，以打发乏味的时光。

第七章 跨时灵视力： 过去

跨时灵视力——也就是读取过去和未来的能力，和其他所有的能力一样，不同的人拥有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有的人可以完全掌握这两种能力，而有的人只能偶尔不经意地、非常不完美地对过去的场景有些瞥见和反映。比方说，后一种人可能会对过去的某些事件产生视觉，但这种视觉很容易受到最严重的歪曲，即使是相当准确的视觉，也几乎肯定只是一幅孤立的图像，他很可能无法将其与之前或之后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也无法解释其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不寻常之处。而训练有素的人则可以把与他的图像有关的情节前后追溯到任何可能需要的程度，并同样容易地追溯出导致它的原因或它反过来会产生的结果。

如果我们将这一主题分成几个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类别来考虑，并首先处理往过去看的视角，留待以后再研究揭开未来面纱的视角，那么我们可能会更容易理解这一有些困难的章节。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尽力了解其运作方式，尽管我们的成功充其量只能是非常有限的成功，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者目前对这一课题的某些部分所掌握的信息还不完善，其次是因为即使我们对更高层次和能力有所了解，而物质语言又总是无法表达哪怕我们所了解的百分之一。

那么，对于遥远过去的详细景象，它是如何获得的，它究竟属于自然界的哪个境界？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包含在“读取阿卡西记录(âkâshic records)”这一回答中，但这一说法本身需要对许多读者进行一定的解释。事实上，这个词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尽管这些记录无疑是从阿卡西(âkâsha，即思想界的物质)中读取的，但它们并不真正属于思想界。更糟糕的是，有时还有人使用“星光记录”这个另类称谓，因为这些记录远高于星光界，在星光界中所能获得的只是一种双重反映的残影，这一点稍后会有解释。

和其他许多证道学术语一样，阿卡西这个词的使用也很不严谨。在我们早期的一些著作中，它被认为是星光的同义词，而在另一些著作中，它被用来表示任何一种无形的物质，从原物质“mûla-prakriti”一直到物质的“以太”。在后来的著作中，它的使用仅限于思想界的物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记录可以被称为“阿卡西”，因为

尽管它们最初并不是在思想界产生的，也不是在星光界产生的，但正是在思想界，我们第一次与它们有了明确的接触，并有可能对它们进行可靠的读取。

关于阿卡西记录的研究绝非易事，因为它是众多学科中，需要比人类至今进化出的高得多的能力才能完美地理解的一科。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要进到比我们能够知道的境界高得多的境界，我们对它的任何看法都必然是最不完美的，因为我们只能从低层朝上看而不是从高层朝下看。因此，我们对它所形成的认识肯定只是片面的，但是，除非我们允许自己把我们所能看到的微小片段当作完美全部，否则它就不会误导我们。如果我们小心谨慎，使我们在这个过程所形成的概念都力求准确，那么当我们在进一步的学习过程中逐渐获得更高的智慧时，我们就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尽管的确还有很多是要补充的。因此，一开始我们就应该明白，在我们进化的现阶段，要彻底掌握我们的主题是不可能的，而且会出现许多尚无法准确解释的问题，尽管我们常常可以提出类比，并指出解释它所遵循的必然路线。

让我们试着把思绪拉回到我们所属的这个太阳系的起源。我们都熟悉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普通天文学理论——即通常所说的星云假说——根据这种理论，太阳系最初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发光星云而出现的，其直径甚至远远超过了最外缘行星的轨道直径，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巨大的球体逐渐冷却和收缩，就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太阳系。

奥义科学接受了这一理论的大体轮廓，认为它正确地反映了我们这个系统演化过程中纯粹物理的一面，但它又补充说，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仅仅局限于物理的一面，我们对真实发生的事情就会有一个非常不完整和不连贯的想法。首先，据说，负责形成一个系统的崇高存在（我们有时称他为系统的逻各斯）首先在祂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关于整个系统及其所有连续的世界链的完整概念。通过形成这个概念，逻各斯使整个系统在祂的思想界成了客观存在——这个境界当然远远高于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境界——在需要时，各个球体从这个境界分别进入它们所注定的任何进一步客观存在的状态。除非我们时刻牢记整个系统从一开始就真实地存在于更高的境界这一事实，否则我们将永远误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物质进化。

但是，奥义学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这些。它不仅告诉我们，我们所

属的这个奇妙的系统，无论是在较低的境界还是在较高的境界，都是由逻各斯召唤产生的，而且它与逻各斯的关系甚至比这还要密切，因为它绝对是逻各斯的一部分——是逻各斯在物质层面上的部分表现——而且整个系统的运动和能量就是逻各斯的能量，都是在逻各斯的灵光圈范围内进行的。虽然这个概念令人震惊，但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过灵光圈这个题材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在上升的道路上前进时，他的因果体（这是他的灵光圈的决定性界限）会明显增大，光度和颜色的纯度也会增加。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从经验中知道，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取得相当进展的学生的灵光圈要比刚刚踏上第一步的学生的灵光圈大得多，而对于一个圣人（Adept）来说，灵光圈增加的比例还要大得多。我们在显义东方经文中读到过佛陀巨大的灵光圈；我想有一次提到了三英里是它的极限，但不管确切的数值是多少，很明显，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一个事实的记录，那就是当人走在上升的道路上时，因果体会极其迅速地增长。毫无疑问，这种增长的速度本身也是几何级数的，因此，如果我们听说一位更高层次的圣人，他的灵光圈能够同时囊括整个世界，我们也就不会感到惊讶了；由此，我们可以逐渐引导我们的思维达到这样一个概念：有一个生灵如此崇高，以至于在他的体内囊括了整个太阳系。我们应该记住，尽管这在我们看来是巨大的，但它不过是浩瀚空间中微不足道的一滴。

因此，关于逻各斯（祂具有我们所能想象的最高神所具有的一切能力和品质），正如古人所说，“万物皆出于祂，借着祂，归于祂”，并且“我们在祂里面生存、运动、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显然，在我们的系统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绝对是在逻各斯的意识中发生的，因此，我们一眼就能看出，真正的记录一定是祂的记忆；此外，很明显，无论在哪个境界都存在着这种奇妙的记忆，它一定远远高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事情，因此，我们自己能够读到的任何记录都一定只是这个伟大的主性事实的反映，是在较低境界密度更高的媒介中的倒影。

在星光界，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倒影的倒影，而且是一个极其不完美的倒影，因为在星光界所能获得的记录是极其零碎的，而且往往是严重扭曲的。我们知道，水被普遍用作星光的象征，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水也是一个

非常恰当的象征。从静止的水面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周围物体的倒影，就像从镜子里看到的一样；但这充其量只是一种倒影——是三维物体在二维中的再现，因此除了颜色之外，它的所有品质都与它所代表的物体不同；此外，它总是颠倒的。

但是，如果水面被风吹动，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倒影当然还是倒影，但却如此支离破碎、扭曲变形，以至于完全没有用处，甚至会误导我们对所反映物体的形状和真实面貌的认识。有时，我们可能会碰巧看到景物某个细微部分的清晰倒影——比如说，树上的一片叶子；但是，我们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掌握大量的自然法则知识，才能把大量孤立的倒影碎片拼凑在一起，建立起对被投射物体的真实概念。

在星光界中，我们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接近于我们所想象的静止的表面，相反，我们总是不得不面对一个既快速又令人困惑的运动的表面；因此，判断一下，我们能得到一个清晰明确的倒影是多么不可靠。因此，一个只拥有星光视觉能力的灵视者，永远无法依赖他眼前的任何过去的画面是准确和完美的；偶尔，它的某些部分**可能**是这样，但他没有办法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如果他能得到一位称职的老师的指导，那么通过长期而细致的训练，他就可以知道如何区分可靠和不可靠的印象，如何从破碎的倒影中构建出被投射物体的某种形象；但通常在他征服这些困难之前，他就已经发展出了思想界的视觉，从而使这种努力变得不再有必要。

在更高的一个境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那里，记录是完整而准确的，读取不可能出现任何错误。也就是说，如果三个拥有思想界灵视力的人同意在那里查看某个记录，在他们的视野中呈现的将是完全相同的反映，每个人在阅读时都会从中获得正确的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他们后来在物质界进行比较时，他们的报告就会完全一致。众所周知，如果有三个人目睹了物质界中发生的一件事，并在事后对其进行描述，那么他们的描述将大相径庭，因为每个人都会特别注意到那些最吸引他的部分，并不自觉地将其作为事件的主要特征，有时会忽略其他实际上更为重要的点。

在思想界进行观察时，这种个人因素不会对所接收到的印象产生明显的影响，因为每个人都会彻底掌握整个主题，所以他不可能把它的各个部分看离谱；但是，除非是经过严格训练、经验丰富的人，否则在把印象转移到较低的层面时，这个因素确实

会发挥作用。从本质上讲，在物质界对思想界中的视觉或体验的任何描述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因为在思想界中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十分之九根本无法用物质界语言表达出来；而且，由于所有的表达都必然是局部的，所以在表达出来的那部分中显然存在着某种主观选择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近几年的所有证道学研究中，都非常强调对灵视力证词的不断核对和验证，我们后来的书中不允许出现任何仅凭一个人的灵视而得出的结论。

但是，即使通过仔细的校验系统将个人因素造成误差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从较高境界向较低境界传递印象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固有困难。这就好比画家将三维景观再现在平面上时所遇到的困难，实际上也就是二维景观。画家需要经过长期细致的视觉和手部训练才能描绘出令人满意的自然景观一样，灵视者也需要经过长期细致的训练才能在较低境界中准确描述他在较高境界中看到的景象。从一个未受过训练的人那里得到准确描述的可能性，就好比从一个从未学过绘画的人那里得到一幅完美的风景画一样。

此外，我们还必须记住，最完美的图画实际上与它所表现的场景的再现相去甚远，因为图画中几乎没有一条线或一个角度与所描绘的对象相同。它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尝试，通过平面上的线条和色彩，使我们仅有的五种感官之一产生一种印象，这种印象类似于如果我们眼前确实出现了所描绘的场景。除了完全依赖于我们先前的经验的暗示之外，它无法向我们传达大海的咆哮、花朵的芬芳、水果的味道或所画物体表面的软硬。

与此性质完全相似的是，灵视者试图在物质界描述他在星光界看到的東西时所遇到的困难，而且难度大得多；他不像艺术家在描绘人或动物、田野或树木时那样，只需在听众的头脑中使他们回忆起已经熟悉的概念，而是要努力通过他手头的不完善的手段，向他们传递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全新的概念。

这也就难怪，无论他的描绘在观众看来多么生动，多么震撼人心，他自己都会不断地感到这些描绘的不足，感到他的最大努力完全没有传达出他所看到的真实景象。我们必须记住，在物质界提供的关于思想界阅读记录的报告中，这种从高层向低层传递的困难操作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因为记忆是通过中介的星光界传递的。即使调查

者有着已经开发了自己的思想界能力的优势，他在肉体清醒时也能使用这些能力，但他仍然受到物质语言绝对无法表达他所看到的东西的阻碍。

试着充分认识一下所谓的四维空间，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提到过。我们很容易想到我们自己的三维空间——在我们的头脑中想象出任何物体的长度、宽度和高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维度中的每一个维度都是由一条与其他两个维度都成直角的直线来表达的。第四维的概念是，我们有可能画出第四条线，它将与现有的三个维度都成直角。

现在，普通人的头脑根本无法理解这个想法，尽管一些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已经逐渐能够想象出一两个非常简单的四维图形。

尽管如此，他们在物质界所能使用的任何语言都无法将这些图形的任何形象呈现在其他人的脑海中，如果任何读者没有经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想要想象出这样的形状，他将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用物理语言清晰地表达这样的形状，实际上就是准确地描述星光界上的一个物体；但在研究思想界的记录时，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第五维度的额外困难！因此，即使是最肤浅的观察，也会明显感觉到不可能完全解释这些记录。

我们说过这些记录是逻各斯的记忆，然而它们远不止是普通意义上的记忆。尽管我们无法想象从逻各斯的角度看这些图像是如何显现的，但我们知道，随着我们的境界越来越高，我们一定会越来越接近真正的记忆——一定会看到更接近逻各斯所看到的東西；因此，当灵视者站在菩提界中时，他对这些记录的体验就会产生极大的兴趣——这是他的意识离开肉体后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当然之上还有阿罗汉境界。

在这里，时间和空间不再限制他；他不再需要像在思想界那样回顾一系列事件，因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他来说都是同时存在的，这在物质界听起来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即使是在那个崇高的境界中，他的意识也远远低于逻各斯，但从我们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对他来说，记录一定远远超过我们所说的记忆，因为过去发生的一切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就像我们所说的现在发生的一切一样，正在他的眼前发生着。当然，对于我们有限的理解力来说，这完全是不可思议、难以理解

的，但这一切却又是绝对真实的。

以我们现阶段的知识水平，自然无法理解如此奇妙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而试图解释也只会让自己陷入言语的迷雾之中，无法从中获得真正有用的信息。然而，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一个思路，它或许暗示了解释的可能方向：任何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些惊人的说法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例，都将有助于拓宽我们的思路。

大约三十年前，我记得我读过一本非常奇特的小书，我记得它的名字叫《星星与地球》（*The Stars and the Earth*），它的目的是想努力说明，从科学的角度可能性，上帝的思想是如何认为过去和现在是绝对同时存在的。它的论点在我印象中是非常巧妙的，我将对这些论点进行总结，因为我认为这些论点与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有关，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当我们看到任何事物时，无论是我们手中的书，还是数百万英里之外的恒星，我们都是通过以太中的一种振动来实现的，这种振动通常被称为光线，它从所看到的物体传递到我们的眼睛。由于振动传递的速度非常快——一秒钟大约 186,000 英里——因此，当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观察任何物体时，都可以把它看作是瞬间看到的。然而，当我们处理星际间的距离时，就必须考虑到光速，因为穿越这些广袤的空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例如，光从太阳到达我们这里需要8分15秒，所以当我们观察太阳时，我们是通过八分多钟前离开太阳的光线看到的。

由此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结果。使我们看到太阳的那束光显然只能向我们报告它开始旅行时太阳的状态，而丝毫不会受到它离开后发生的任何事情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到的太阳并不是它**现在**的样子，而是它八分钟前的样子。这就是说，如果太阳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比如形成了一个新的太阳黑子——当时正在用望远镜观察太阳的天文学家在事件发生时是完全不知道的，因为传递这个消息的光线要到八分钟以后才会到达他那里。

当我们考虑到恒星时，这种差异就更加明显了，因为它们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例如，北极星距离我们如此遥远，以至于光以上述难以想象的速度行进时，要花上 50 多年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的眼睛；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奇怪但不可避免的推论：我们看

到的北极星不是此时此刻的样子和位置，而是 50 年前的样子和位置。而且，如果明天有什么宇宙大灾难把北极星震成碎片，我们仍然会看到它在我们的余生中安详地闪耀在天空中；我们的孩子会在这一巨大事故的消息传到地球上之前长到中年，并已经有了孩子。同样，还有一些恒星距离我们如此遥远，以至于光线从它们那里到达我们这里需要数千年的时间，因此，关于它们的状况，我们的信息要比真实发生时间晚数千年。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论证。假设我们能够把一个人放置在距离地球 186,000 英里的地方，并赋予他一种奇妙的能力，使他能够从这个距离清楚地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就像他仍然在我们身边一样。很明显，一个处于如此位置的人会在事情真正发生的一秒之后看到一切，所以此刻他看到的是一秒之前发生的事情。把距离增加一倍，他就会比时间晚两秒，以此类推；把他移到太阳的距离（仍然允许他保持同等厉害的视觉），他就会从那里看到你所做的不是你正在做的事，而是你8分15秒之前正在做的事。把他带到北极星上，他就会看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在眼前一闪而过；他就会看到那些在现在已经到了中年的人在玩幼稚的孩童游戏。虽然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在字面上和科学上都是真实的，不容否认。

这本小书继续合乎逻辑地论证说，上帝是万能的，他一定拥有我们为观察者假设的那种奇妙的视觉能力；此外，上帝无所不在，他一定在我们提到的每一个站点，而且还在每一个中间点，不是先后处在这些位置，而是同时在这些位置。如果承认这些前提，那么必然会得出这样的推论：从世界诞生之初开始发生的一切事情，此时此刻一定正在上帝的眼前发生着——不仅仅是记忆，而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本身正在上帝的观察之下。

所有这些都是唯物主义的，属于纯粹的物理科学范畴，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并不是**不是**逻各斯记忆的作用方式；然而，这一切都被巧妙地演绎出来了，而且绝对无可争辩，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这并非没有用处，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可能性，否则我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些可能性。

但是，也许有人会问，在这些扑朔迷离的过去的记录中，怎么可能找到我们想要的特定画面呢？事实上，未经训练的灵视者如果没有与考察对象某种特殊的联系，通

常无法找到。接触感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普通记忆很可能只是同一想法的另一种呈现。在任何物质粒子和记载其历史的记录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磁性的依附或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它能够充当记录和任何能够有读它的能力的人之间的导体。

例如，有一次我从巨石阵（Stonehenge）那里带来了一块很小的石头碎片，还没有针头大，当我把它装进信封交给一个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有接触感应的人时，她立刻开始描述那座奇妙的废墟和它周围荒凉的乡村，然后又生动地描绘了巨石阵早期的历史场景，这表明那块微不足道的碎片足以让她与它所来自的地方的记录产生联系。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场景似乎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脑细胞，就像巨石阵的历史作用于那粒石头一样：它们与这些细胞建立了联系，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大脑与记录的那一部分建立了联系，因此我们“记住”了我们所看到的。

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灵视者也需要一些联系媒介，才能找到他以前不知道的事件的记录。例如，如果他想观察凯撒大帝（Julius Cæsar）在英格兰海岸登陆的情况，他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来了解这个问题。如果他碰巧去过事发地点，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调出该地点的图像，然后回溯该地点的记录，直到到达所需的历史时期。如果他没有到过那个地方，他可以把时间追溯到事件发生的日期，然后在英吉利海峡寻找罗马的帆船队；或者，他可以查阅大约那个时期罗马人的生活记录，在那里，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像凯撒这样杰出的人物，或者在发现他后追踪他的所有高卢战役，直到他踏上英国的土地。

人们经常询问这些记录的特征——它们看起来是近在眼前还是在远处，其中的人物是大是小，画面是像全景图一样依次相连还是像溶解的景色一样相互交融，等等。我们只能回答说，它们的外观在一定程度上会随着观看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在星光界，映像通常是一幅简单的图画，尽管有时看到的图像会带有运动；而在更高阶的境界，映像不是简单的快照，而是更长、更完美的映像。

在思想界，它们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当思想界的到访者没有以任何方式对它们进行特别思考时，这些记录仅仅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背景，就像房间尽头的镜子里的影像可能是房间里人们生活的背景一样。必须始终牢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实际上只是来自高得多的境界中的伟大意识的无休止活动的投射，看起来就像最近发

明的电影的无穷无尽的连续。它们并不像溶解的景象那样相互交融，也不像一系列普通的照片那样一张接一张；而是画面中的人物的一直在活动，就好像人们在观看远处舞台上的演员一样。

但是，如果训练有素的探究者将注意力特别转移到某个场景上，或者想把它调出来，就会立即发生非同寻常的变化，因为这是思想的境界，想到什么它就立即呈现在你面前。例如，如果一个人想看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事件的记录——凯撒大帝在英国登陆——他就会发现自己在一瞬间不是在看一幅图画，而是站在海岸边的军团中，整个场景就在他周围上演，就像他在公元前 55 年那个秋天的早晨亲身站在那里所看到的一样。由于他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倒影，演员们当然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他的任何努力也不能对演员们的行动轨迹产生丝毫改变，只是他可以控制剧目在他面前上演的速度——他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将一整年发生的事情在他眼前重演一遍，也可以在任何时刻让画面定格，在任何特定场景想停留多长就多长。

事实上，他所观察到的不仅是他当时身临其境会看到的景象，还有更多。他能听到并理解人们所说的一切，他能意识到他们所有的思想和动机；在学会阅读阿卡西记录的人面前，最有趣的可能性之一就是研究远古时代的思想——穴居人（cave-men）和湖居人（lake-dwellers）的思想，以及统治亚特兰蒂斯、埃及或迦勒底（Chaldæa）强大文明的思想。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完全掌握了这种能力的人面前会出现多么灿烂的可能性。他的面前是一个最令人着迷的历史研究领域。他不仅可以在闲暇之余回顾我们所熟悉的所有历史，一边研究一边纠正流传下来的记载中的许多错误和误解；他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回顾世界初始以来的整个故事，观察人类智力的缓慢发展、火焰之主（Lords of the Flame）的降临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强大文明的发展。

他的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人类的进步；在他面前，就像在博物馆中一样，摆放着世界之初时舞台上所有奇特的动物和植物形态；他可以追踪所有发生过的奇妙的地质变化，观看那些反复改变整个地球面貌的一次次大灾难的过程。

在一种特殊情况下，记录的读取者有可能与过去产生更密切的共鸣。如果在探究的过程中，他看一些他自己在过去曾经参与过的场景，他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处理；他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以通常的方式来看待它（不过，请记住，他始终是一个洞察力

和同情心都很完美的旁观者），或者他可以再一次把自己与他那早已死去的性格体相联系——可以把自己暂时抛回到很久以前的生活中去，置身其中再一次体验史前时代的思想和情感、快乐和痛苦。没有比他通过这种形式经历的一些冒险更狂野、更生动的了，但在这一切中，他绝不能失去自己的个性体意识——必须保持随时回到他现在的性格体的能力。

常有人问，调查者如何才能准确确定他从记录中剥离出来的遥远过去画面的日期。事实上，要找到确切的日期有时是相当繁琐的工作，但如果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做，通常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处理的是希腊或罗马时代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通常是了解画面中最聪明的人的想法，看看他认为是什么日期；或者调查者可以观察他写信或写其他文件的过程，观察所写的内容中包含了什么日期（如果有的话）。一旦获得了罗马或希腊的日期，将其还原到我们自己的纪年系统中就只是一个计算问题了。

另一种经常采用的方法是，从所研究的场景转向罗马等著名大城市的当时图景，并注意在那里统治的是哪位君主，或谁是当年的执政官；当发现这些数据时，只需浏览一下任何一部优秀的历史，就能得到其余的信息。有时，可以通过查看一些公告或法律文件来获得日期；事实上，查阅我们说的这样的年代，困难是很容易克服的。

然而，当我们涉及到比这更早的时期——早期埃及、迦勒底或中国的场景，或者再往前追溯到亚特兰蒂斯本身或其众多殖民地中的任何一个时，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从任何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都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一个日期，但再也没有办法把它与我们自己的纪年法联系起来，因为这个人会想着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时代，或者在那时统治的国王的历史已在时间的暗夜里消失了。

然而，我们的方法还没有穷尽。我们必须记住，研究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以任何速度翻阅面前的记录——如果他愿意，可以以一秒钟翻阅一年的速度，甚至可以快得多。现在，古代历史上有一两件事的日期已经被准确地确定下来了，比如公元前 9564 年波塞冬尼斯（Poseidonis）的沉没。因此，很明显，如果从周围环境的总体外观来看，所看到的一幅图像很可能与这些事件中的某一件事有着可测量的距离，那么只需快速浏览记录，并算出两者之间的年份差距。

不过，如果这些年份是以千年为计量单位的，有时确实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方式就会非常枯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使用天文方法。赤道和黄道之间的夹角稳定而缓慢地变化着，这种运动通常被称为“岁差”(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不过更准确地说，它是地球的第二种自转。因此，经过漫长的时间间隔后，地球的极点不再指向天体中的同一个位置，换句话说，我们的极星曾不是现在的小熊星座，而是其他天体；通过仔细观察图像中的夜空，根据那时地球极点的位置，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大致的日期。

在估算数百万年前发生在早期根族中的事件的日期时，经常使用两种自转的周期（或岁差）作为单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需要绝对的精确度，在处理如此遥远的时代时，整数就足以满足所有实际目的。

然而，准确读取记录，无论是自己的前世还是他人的前世，没有经过认真地训练，是不可能做到的。如前所述，虽然记录可以偶尔在星光界有些反映，但在进行任何可靠的阅读之前，必须具备使用思想感知的能力。事实上，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出错的可能性，研究者在肉体清醒的时候应该完全具备这样的感知力；而要获得这种能力，就需要多年的不懈努力和严格自律。

许多人似乎期望，只要他们加入了证道学会，在申请表上签了字，他们就会立刻记起自己过去的至少三四世；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就开始想象对过去世的印象，并宣称在他们最后一世中，是苏格兰的玛丽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或凯撒大帝！当然，这种荒诞的说法只会使那些愚蠢到宣称这些的人不可信；但不幸的是，这种不可信有可能会牵扯到他们所属的学会，尽管这种关联很不公正，因此，一个心中热切地认为自己曾是荷马（Homer）或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人，在向世界发布这个消息之前，最好先停一停，用常识来反思一下。

的确，有些人曾在梦中瞥见自己前世的场景，但这些梦境通常都很零碎，也不可靠。我自己在早年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的梦境中，我发现有一个梦总是反复出现——梦见一栋带门廊的房子，它俯瞰着美丽的海湾，不远处的山顶上耸立着一栋优美的建筑。我对那所房子再熟悉不过了，熟悉它房间的位置，熟悉它门前的景色，就像

熟悉我现在的家一样。那时，我对转世一无所知，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梦如此频繁地重复出现只是一个奇怪的巧合；直到我加入学会一段时间后，当一个知情人给我看我上一世的照片时，我才发现这个重复的梦实际上是我的部分前世回忆，而我如此熟悉的房子就是两千多年前我出生的地方。

不过，尽管有一些记录在案的案例表明，一些记忆深刻的场景可以从一世透到另一世，但在调查者能够确定地追踪到一条转世线索之前，无论是研究他自己的前世还是其他人的前世，都需要相当高的奥义学能力。如果我们还记得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条件，这一点就会很明显。要从一个人的今生追溯到他的前世，首先要追溯到他今生的出生，然后逆向追溯“自我”投生的各个阶段。

显然，这最终会把我们带回到自我在高层思想界的状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要有效地完成这项任务，研究者必须能够在肉体清醒时使用与那个高级境界相对应的感官——换句话说，他的意识必须集中在转世的自我本身，而不再是低级境界的性格体。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的记忆被唤醒，他自己的过去世就会像一本打开的书一样展现在他的面前，如果他愿意，他就能够检查另一个自我在那个层次上的状况，并通过相应的低级思想体和星光体生活来追溯回去，直到那个自我的最后一次肉体死亡，并通过它回到他的前世。

除了这种方法，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绝对肯定地追踪前世今生之链接：因此，我们可以立即将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冒牌货区分开来，他们做广告称自己能够追溯任何人的过去世，只要花两个钱就行。不用说，真正的奥义主义者是不会做广告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收钱。

可以肯定的是，想要获得追溯前世能力的学生，只能通过向合格的老师学习如何完成这项工作。有些人坚持认为，一个人只要有善良、虔诚和“有兄弟情谊”，所有的智慧就会立刻涌向他；但稍有常识的人就会立刻发现这种观点的荒谬性。无论一个孩子多么优秀，如果他想知道乘法表，他就必须着手学习；在运用灵性能力方面，情况也是完全相似的。这些能力本身无疑会随着人的成长而显现出来，但只有通过稳定的努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他才能学会如何可靠地、最有效地使用这些能力。

以那些希望在睡眠时希望在星光界帮助他人的人为例，很明显，他们在物质界掌握的知识越多，他们在更高的星光界提供的服务就越有价值。例如，语言知识对他们来说就很有用，因为虽然在思想界，无论他们的语言是什么，人们可以直接通过传递思想进行交流，但在星光界却不是这样，一个思想必须用语言表述出来才能被理解。因此，如果你想在星光界帮助一个人，你必须掌握某种共同语言，才能与他交流，因此，你掌握的语言越多，你的作用就越大。事实上，也许没有哪种知识在奥义主义者的工作中找不到用武之地。

所有的学生都应该牢记，奥义学是最高常识，并不是每一个出现的影像都是阿卡西记录中的画面，每一次经历也不一定都是来自高维的启示。健康的怀疑远比过度轻信要好得多，而且，当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物理解释时，永远不要四处寻找奥义学的解释，这是一条值得遵守的规则。我们的责任是努力保持平衡，永远不要失去自制力，而是以合理的、常识性的眼光看待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事情；这样，我们就会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证道人、更有智慧的奥义主义者和更有用的帮手。

和往常一样，我们可以找到各种程度的例子，说明我们拥有洞察自然记忆的能力，上至训练有素、可以随意查阅记录的人，下至只能偶尔模糊地瞥几眼，甚至可能只瞥一眼的人。但是，即使只是部分和偶尔拥有这种能力的人，也会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接触感应者需要一个与过去有实际联系的物体，才能使他周围的一切重新活起来，而凝视水晶球的人有时可以把不太准确的星光望远镜对准很久以前的某个历史场景，他们都可以从各自天赋的发挥中获得最大的乐趣，尽管他们可能并不总是确切地了解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也可能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全控制它们。

在这些能力的许多低层次表现中，我们发现它们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挥的；许多用水晶球观看过去的场景的人，并不能将它们与现在的幻象区分开来，许多有接触感应能力的人发现眼前不断出现图画，却从未意识到他实际上是在对周围的各种物体进行接触感应，因为他碰巧接触到了它们或站在了它们附近。

这类人中的一个有趣的类型是，他们只能对人进行接触感应，而不像常见那样对无生命的物体进行接触感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能力的表现是不稳定的，因此，这样的人在被介绍给一个陌生人时，往往会在一瞬间看到这个陌生人早年生活中的某

些重要事件，但在其他类似的场合却不会得到特别的印象。更罕见的是，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人，他能详细地看到他遇到的每个人的前世。德国作家茨肖克（Zschokke）也许这一类人中的佼佼者，他在自传中描述了他自己拥有的这种非凡能力。他说：

“在我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初次见面时，当我静静地聆听他的谈话时，偶尔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过去到现在的生活，以及其中属于某个特定场景的许多微小的情节，就像梦境一样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但完全是非自愿的，没有刻意想要的，持续时间只有几分钟。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这些转瞬即逝的画面是一种幻觉——尤其是我的梦境向我展示了里面的人的着装和动作、房间的外观、家具以及场景中的其他意外情况；直到有一次，我玩笑般地向家人讲述了一位刚刚离开房间的裁缝的秘史。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尽管如此，听众们还是大吃一惊，并且大笑，他们肯定我对这个人以前的生活有所了解，因为我所说的都是真实的。

当我发现自己的梦境与现实完全吻合时，我不禁大吃一惊。于是，我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并在适当的时候，向那些过去的生活出现在我眼前的人讲述我梦境的内容，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反驳或证实。每次梦境都得到了证实，这些人也都相当惊讶。

在某个集市日，我在两位现在还活着的年轻林务员的陪同下去了瓦尔德舒特镇（Waldshut）。时值傍晚，我们走累了，便走进一家名为“葡萄藤”的客栈。我们在公共餐桌上与许多人共进晚餐，碰巧他们在谈论瑞士人在催眠术、拉瓦特（Lavater）的相术系统等方面的奇特和幼稚，聊得很开心。我的一位同伴被他们的讥讽触动了民族自尊心，他请我做一些回答，尤其是回答坐在对面的一位相貌出众的年轻人的肆无忌惮的讥讽。

碰巧的是，这个人的生平事件刚刚在我脑海中闪过。我问他，我俩素不相识，如果我向他讲述他的生命中最隐秘的事情，他是否会真实坦率地回答我？我说，这将超越拉瓦特的相术技巧。他答应我，如果我说的实话，他就公开承认。然后，我讲述了我的梦境给我提供的事件，餐桌上的人了解了这个年轻商人的生活史，他的学生时代，他的怪癖，最后，他在他雇主的钱箱上做的小动作。我描述了那间白色墙壁的无

人居住的房间，在棕色门的右边，桌子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小钱箱，等等。此人大吃一惊，承认每一个情节都是正确的，甚至最后一个情节也是正确的，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在讲述完这一事件后，有本事的茨肖克冷静地继续思考，他如此频繁地展示这种非凡的能力，是否真的只是偶然巧合的结果呢！

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中，关于拥有这种回溯过去能力的人的描述相对较少，因此可以认为这种能力比预知能力更不常见。然而，我猜想，事实是这种能力更少被人们认识到。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一个人很容易看到一幅过去的图景，但却不知道它是过去的，除非画面中恰好有一些吸引人特别注意的东西，比如一个穿着盔甲或古装的人物。预见未来场景时也不一定当时被识别出来，但当所见的事件发生时，人们会生动地回忆起它，看到它展现的预见性的性质，因此少有可能被忽视。因此，偶尔瞥见

阿卡西记录在星光界的反映，可能比公开报道让我们得知的更为常见。

第八章 跨时灵视力： 未来

即使我们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能够理解这样一种观点，即整个过去都可能同时并活跃地存在于一种足够高尚的意识之中，但当我们试图认识整个未来如何也可能包含在这种意识之中时，我们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伊斯兰教的“宿命”（kismet）学说或加尔文主义（Calvin）的“宿命论”（theory of predestination），那么这个概念就相对容易，但我们知道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真理的怪异歪曲，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更容易接受的假设。

也许仍有一些人否认预言的可能性，但这种否认只是表明他们不了解这方面的证据。大量确凿的案例让人对这一事实毫无疑问，但其中许多案例的性质却让人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很明显，“自我”具有一定的预知能力，如果预知的事件总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刺激使他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把他所看到的清晰地印在他的低级性格体上。毫无疑问，这是对许多预知死亡或严重灾难的案例的解释，但有大量记录在案的案例似乎并不适用这种解释，因为预知的事件往往极其琐碎和不重要。

苏格兰一个著名的预言的故事可以说明我的意思。一个不相信奥义学的人得到一位来自高地的预言家的预言，说他的邻居即将死去。预言的细节相当丰富，包括葬礼的完整描述，以及四位抬棺人和其他将出席者的姓名。听者对整个故事一笑置之，很快就忘记了，但他的邻居在预言的时间去世了，这让他想起了这个警告，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使预言不成立，于是让自己成为抬棺人之一。他如愿以偿地安排好了一切，但就在葬礼即将开始时，他因一件小事被叫走了，这件事只耽搁了他一两分钟。当他匆忙赶回来时，惊讶地发现送葬队伍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已经出发了，预言完全应验了，因为那四个抬棺人正是预言中提到的人。

这是一件非常琐碎的事情，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但却在几个月前就被明确地预见到了；尽管一个人下定决心要改变所预示的安排，但却丝毫对其没有影响。当然，这看起来非常像宿命，甚至连最微小的细节都是如此，只有当我们从更高的层面来审视这个问题时，我们才能摆脱这种理论。当然，正如我之前在谈到

另一种类型的对未来的预见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完整的解释，而且显然必须等到我们的知识比现在丰富得多的时候才能找到。

毫无疑问，就像现在发生的事情是过去的原因造成的结果一样，未来发生的事情也是已经发生的原因造成的结果。即使在物质界，我们也可以计算出，如果采取了某些行动，就会产生某些结果，但我们的考量经常会受到我们未能考虑到的因素的干扰。但是，如果我们把意识提升到思想界，我们就能更深入地了解我们行动的结果。

例如，我们可以追溯一句不经意的话所产生的影响，它不仅影响到听到这话的人，而且通过他影响到其他许多人，因为这句话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直到它似乎影响到了整个国家；我们一再强调思想、言语和行为都必须极其谨慎的必要性，对这种影响的一瞥要比任何道德训诫都有效得多。我们不仅可以在思想界充分看到每一个行动的结果，而且还可以看到其他显然与之毫不相干的行动的结果会在哪些地方和以何种方式干扰和改变它。事实上，可以说，目前正在发生作用的所有原因的结果都是清晰可见的——未来，如果没有全新的原因的话，是在我们的眼前敞开着。

新的原因当然会出现，因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但对于所有普通人来说，他们将如何利用自己的自由，是可以事先精确计算出来的。普通人几乎没有真正的意志，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他前世的行为将他置于特定的环境中，而环境对他的影响是他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以至于他未来的命运几乎可以用数学的确定性来预测。对于灵性发达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对他来说，生活中的主要事件也是由于他过去的行为设置的，但他将以何种方式让这些事件影响他，他将以何种方法处理这些事件，甚至如何战胜这些事件——这些都是他自己决定的，除了只是可能性之外，甚至在思想界也无法预见。

从高级境界俯瞰人的一生，他的自由意志似乎只有在他的生命中的某些危机时刻才能得以行使。在他的一生中的某一点，显然有两三种选择摆在他的面前；他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任意一个，尽管某个对他的本性非常了解的人可以肯定他的选择是什么，但他的朋友的这种了解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种强制力。

但是，当他做出选择后，他就必须一路下去，承担后果；在许多情况下，他一旦

走上了一条特定的道路，就可能被迫走很长一段路，然后才有机会改变路径。他的处境有点像火车司机；当他来到一个岔道时，他来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个生命点，他可以任意选择一条线路，但当他选择了其中一条线路后，他就不得不沿着他所选择的线路前进，直到他到达另一个节点，在那里他又有了选择的机会。

现在，从思想界往下看，这些新的点将清晰可见，每个选择的所有结果都将摆在我们面前，甚至可以确定到最小的细节。唯一不确定的是，这个人会做出哪种选择，这一点至关重要。事实上，我们的眼前会出现不止一个而是多个未来，但我们却不一定能确定其中的哪一个会成为现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但我所描述的情况在理论上肯定是可能的。不过，即使用这些不多的知识，我们也可以自如地进行大量的预测；我们不难想象，一种比我们高得多的力量可能总是能够预见到每一种选择的走向，从而绝对肯定地作出预言。

然而，在菩提界，不需要这样复杂的有意识的计算过程，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以某种在物质界完全无法解释的方式，过去、现在和未来在那里同时存在。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它的起因在于该境界的能力，而这种高级能力的运作方式自然是物理大脑所无法理解的。然而，时不时地，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暗示，似乎让我们离理解的朦胧可能性更近了一些。奥利弗·洛奇爵士（Sir Oliver Lodge）在卡迪夫英国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at Cardiff）的演讲中就给出了这样一个提示。他说：

“一个光明而有益的想法是，时间只是看待事物的一种相对模式；我们以某种确定的速度在现象中前进，而我们以客观的方式来解释这种主观的前进，就好像事件必然以这种顺序和这样的速度发展。但这可能只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事件可能一直存在，包括过去和未来，可能是我们到达了它们，而不是它们正在发生。用火车上的旅客做类比是有用的；如果他永远不能离开火车，也不能改变火车的速度，他可能会认为风景是一幅接一幅的，而无法想象它们的同时共存。……因此，我们认为时间可能具有第四维度，其流动的不可阻挡性可能是我们目前自然的局限性所致。如果我们一旦掌握了过去和未来正在存在着的想法，我们就能认识到它们可能对现在的一切行动具有控制性影响，两者共同构成了‘更高的层面’或事物的整体，

而在我看来，我们不得不追寻的是指导形式或命定的‘更高的层面’或事物的整体，以及有意识地将生物的行动导向一个明确和预先设定的目的。”

时间实际上根本不是第四维度；不过，暂时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它，对于把握缥缈抽象的概念还是有一点帮助的。假设我们拿着一个与纸张成直角的木锥，慢慢地从锥尖开始推它穿过纸张。一个生活在纸张表面的微生物无法想象纸张表面以外的任何东西，它不仅永远看不到锥体的整体，而且根本无法形成对锥体的任何概念。它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小圆圈，这个小圆圈会神秘地逐渐变大，直到从它的世界中消失，就像其突然出现在它的世界中一样，让人无法理解。

因此，在它看来，实际上是圆锥体的一系列截面是一个圆圈的生命的连续阶段，它不可能理解这些连续阶段可以同时被看到。当然，我们从另一个维度俯瞰这件事，很容易就会发现，微生物只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产生了错觉，锥体一直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我们自己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错觉可能与此并无二致，而从菩提界对任何一连串事件的看法都与对锥体整体的看法一致。当然，任何理解这点的尝试都会使我们陷入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悖论之中，但事实仍然是事实，我们终将会看到真相大白。

因此，当弟子的意识在菩提界得到充分发展时，他就有可能实现完美的预知，尽管他可能无法——不，他肯定无法——将他所看到的全部结果完全、有序地呈现在这个世界中。不过，他可以随意使用大量的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预见能力；即使在他没有运用预见能力的时候，预见也会经常闪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他常常在事情开始之前就能瞬间直觉性地感知到事情会如何发展。

除了这种完美的预见能力之外，我们还发现，就像在前面的案例中一样，这种类型的灵视力存在着各种程度，从偶尔出现的模糊预感（在任何真正意义上都不能称之为视力），一直到频繁出现的相当全面的预见。预见（注：英文为second-sight, 直译为第二视觉）能力是一种极其有趣的能力，值得进行更仔细、更系统的研究。

我们知道这种能力在苏格兰高地人身上并不罕见，虽然并不只是他们才有这种能力。几乎每个民族都偶尔出现过这种情况，但它总是在山民中和过着孤独生活的人中间最为常见。在我们英国，人们常说这种能力好像是凯尔特人（Celts）的专利，但

实际上，全世界类似的民族都有这种能力。例如，据说这种现象在威斯特法伦（Westphalian，注：德国的一个地区）农民中非常普遍。

有时，预见包括一幅清晰地预示着某些即将发生的事件的图画；而更常见的情况可能是，预见通过一些象征性的表象来瞥见未来。值得注意的是，预示的事件总是令人不快的一一死亡是最常见的；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次预见显示的东西不是最阴暗的。它本身就有一种可怕的象征意义一一以裹尸布、悼烛和其他与殡葬的恐怖有关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能力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地点，因为据说拥有这种能力的斯凯岛（Isle of Skye）居民在离开该岛时往往会失去这种能力，即使他们只是离开该岛前往主岛。这种视觉天赋有时会在一个家族中世代相传，但这并不是一条不变的规则，因为它经常零星地出现在一个家族的某个成员身上，而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却没有受到影响。

前面已经举过一个例子，在几个月前，通过预见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事件的准确预兆。下面是另一个例子，也许更令人震惊，我完全照搬在场的一位亲历者向我讲述的原话。

“我们一头扎进丛林，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也没有什么收获，这时，恰好在我旁边的卡梅伦（Cameron）突然停了下来，脸色变得苍白如死人，直指着他的前方，惊恐地叫道：

‘看啊！看啊！仁慈的老天，看那儿！’

‘哪儿？什么？怎么了？’我们都迷惑不解地喊道，一边冲到他跟前，四处张望，以为会看到一只老虎——一条眼镜蛇——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肯定是可怕的东西，因为它足以让我们一向自制的同仁产生如此明显的情绪。但是，我们既没有看到老虎，也没有看到眼镜蛇——只看到卡梅伦惊恐、憔悴、定睛地指着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卡梅伦！卡梅伦！’我抓住他的胳膊喊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说话啊！怎么了？’

“话音刚落，一个低沉但非常奇特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卡梅伦放下指着的手，

用嘶哑而紧张的声音说：‘在那儿！你听到了吗？感谢上帝，一切都结束了！’然后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当我们解开他的衣领时，场面一时有些混乱，我向他脸上泼了些水，幸好我的水壶里有水，而另一个人则试图把白兰地倒进他紧咬的牙缝里；在这混乱中，我低声问旁边的人（顺便说一句，他是最大的怀疑论者之一）：‘博尚（Beauchamp），你听到什么了吗？’

‘当然了，我听到了’，他回答道，‘一种奇怪的声音，非常奇怪；远处传来一种撞击声或嘎嘎声，但非常清晰；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我可以发誓那是火枪声。’

我喃喃地说：‘这正是我的印象，但是，嘘！他醒过来了。’

“一两分钟后，他能微弱地说话了，开始感谢我们，并为他带来的麻烦道歉；不久，他坐了起来，靠在一棵树上，用坚定但仍然低沉的声音说：

‘亲爱的朋友们，我觉得我欠你们一个对我非同寻常的行为的解释。这个解释我本不想说，但总得说，不如现在就说。也许你们已经注意到，在我们同行期间，当你们一起嘲笑梦境、预兆和异象时，我总是避免就这个问题发表任何意见。我这样做的原因是，虽然我不想招人嘲笑或引起讨论，但我无法同意你们的观点，因为我从自己可怕的经历中清楚地知道，人们一致认为的超自然的世界与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一样真实，也许，甚至比这个世界还要真实得多。换句话说，我和我的许多同胞一样，都被预见的天赋所诅咒——这种可怕的能力会通过异象即将发生的灾难。

我刚才看到了这样一个异象，它异常恐怖，让我不能自持，就像你们看到的那样。我眼前出现了一具尸体，不是一具安详自然死亡的尸体，而是一具可怕事故的受害者的尸体；一具惨不忍睹、不成人形的尸体，脸部肿胀、压碎，面目全非。我看到这具可怕的尸体被放在棺材里，为他举行了葬礼。我看到了墓地，看到了牧师：虽然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墓地和这个牧师，但现在我可以在脑海中完美地描绘出这两样东西；我看到了你、我自己、博尚，我们所有人，还有更多的人，作为哀悼者站在周围；我看到仪式结束后士兵们举起了他们的火枪；我听到了他们齐射——然后我就什么都不

知道了。’

当他说到火枪齐射时，我颤抖着瞥了一眼博尚，那个英俊的怀疑论者脸上露出的惊恐表情令人难以忘怀。”

这只是一个非凡的心灵能力故事中的一个事件（而且绝不是主要事件），但由于我们现在只关心它给我们提供的预见的例子，我只需要说，在当天晚些时候，这群年轻的士兵发现了他们指挥官的尸体，情况就像卡梅隆先生描述的那样可怕。故事是这样继续的：

“第二天傍晚，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尸体交由相关的人处理，卡梅隆和我出去静静地散了会儿步，想借助大自然的抚慰来驱散一下困扰我们精神的阴霾。突然，他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指着几处简陋的栏杆，用颤抖的声音说：‘对，就是那里！那就是我昨天看到的墓地。’后来当兵营的牧师被介绍给我们时，虽然我的朋友们没有注意到，但我注意到卡梅隆握着他的手时不可抑制的颤抖，我知道他认出了他看到的异象中那位牧师。”

至于这一切的奥义原理，我推测卡梅隆先生看到的异象纯粹是一种预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显然离他最近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很可能是两个——实际上都碰触到了他）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其中，听到了最后的枪声，而其他离他不近的人却没有听到，这就表明，异象给灵视者留下的强烈印象引起了思想体的振动，而这种振动又传递给了与他接触的人，就像普通的思维传递一样。如果了解故事的其余部分，请参阅《路西法》（*Lucifer*，第 xx 卷第 457 页）。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关于这种预见的象征意义，拥有这种能力的人通常会说，如果他们见到一个活人，看到他身上裹着一块幽灵裹尸布，那就肯定预示着他的死亡。根据裹尸布覆盖身体的程度，或者根据看到异象在那天中的时间，就可以推断出死亡的日期；因为如果是在清晨，他们就会说这个人会在当天死亡，但如果是在傍晚，那就只能在一年内的某个时间死亡。

预见的象征形式的另一种（也是一种奇异的形式）是预言家看到即将死去的人的

一个无头的身形出现在自己面前。《死亡前的征兆》(Signs before Death)一书中列举了发生在费里尔博士(Dr. Ferrier)家中的一个例子,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异象直到死亡时才出现,或者非常接近死亡时才出现。

除了那些惯常拥有预知能力,但只是偶尔完全受其控制的人之外,我们面对的是大量的没有惯常预知能力的人经历的孤立的预知事例。也许大多数的此类预知都发生在梦中,尽管清醒时的预知也不乏其例。有时,预知的是一个对灵视者来说非常重要的事件,因此自我有理由费尽心机给大脑留下深刻印象。在其他情况下,事件没有明显的重要性,或者与灵视者没有任何关联。有时,自我(或传递信息的实体,不管它是什么)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警告低等自我某些灾难即将来临,以便阻止灾难的发生,或者,如果无法阻止灾难的发生,也可以通过准备工作将冲击降到最低。

最常见的预见事件是死亡,这很自然——有时是预言者本人的死亡,有时是他所爱的人的死亡。这种类型的预言在有关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中非常常见;其目的也非常明显,我们几乎不需要举例说明;但有一两个例子,预言虽然明显有用,但性质并不那么悲惨,读者会觉得很有意思。下面的内容摘自克罗夫人(Mrs. Crowe)的《自然的黑夜》(Night Side of Nature,第72页)。

“几年前,住在格拉斯哥的华生医生(Dr. Watson)梦见他接到请求,要他去离住处几英里远的地方看一个病人;他骑着马出发了,在穿过一片荒原时,他看见一头公牛怒气冲冲地向他扑来,他躲到了一个动物无法到达的地方,才躲过了公牛的角。他在那里等了很久,直到一些人看到他的处境,前来帮助他并将他解救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他接到了病人的请求,他对这个奇怪的巧合(他是这么认为的)笑了笑,就骑马出发了。他对要走的路一无所知,但他很快就到了荒原,他认出了荒原,那头公牛出现了,正向他狂奔而来。但他的梦告诉了他避难的地方,他立刻赶了过去,在那里他被公牛围困了三四个小时,直到乡下人把他解救了出来。华生医生说,如果不是这个梦,他根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才安全。”

F. G. Lee博士在《对超自然的几瞥》(Glimpses of the Supernatural 第一卷第240页)中给出了另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警告和事件之间相隔的时间更长。

“汉娜·格林夫人（Mrs. Hannah Green）是牛津郡（Oxfordshire）一户乡下人家的女管家，一天晚上她梦见星期天晚上自己一个人被留在家里，听到有人敲门，她走到大门口，发现一个面目可憎的流浪汉手持棍棒，非要强行进入屋内。她自己挣扎了好一会儿想阻止了他的行为，但没有成功，他被她打倒在地，失去了知觉，他闯进了宅子。就在这时，她醒了过来。

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梦中的情形很快就被遗忘了，而且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已经完全从她的脑海中消失了。然而，七年后，这个女管家和另外两个仆人一起被留在肯辛顿（Kensington）看管一栋偏僻的宅子（后来成为这个家庭在城里的住所），在某个星期天的晚上，仆人们都出去了，只留下她一个人，她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吓了一跳。

突然间，她想起了以前的梦境，那梦境异常生动、异常强烈，让她倍感自己只身一人。于是，她马上在大厅的桌子上点亮了一盏灯——在点灯的过程中，她又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小心翼翼地走到楼梯口，推开窗户，惊恐万分地看到了多年前她在梦中看到的那个人，他手持棍棒，要求进门。

她非常镇定地走到大门，把大门和其他门窗都弄得更加牢固，然后猛烈地敲响了房子里的各种铃铛，并在楼上房间里亮起了灯。这些举动最后吓跑了入侵者。”

显然，在这个案例中，梦也是有实际作用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梦，这位值得尊敬的女管家毫无疑问会在听到敲门声后按照普通的方式开门。

然而，自我并不只是在梦中才向低等自我告知他认为低等自我应该知道的东西。书上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我不想引述，我只想举几个星期前我认识的一位女士讲述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虽然没有什么戏剧性特征，但至少是个最近发生的例子。

我的这位朋友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不久前，他们中的大孩子得了（以为是）重感冒，鼻子上部完全堵塞，难受了好几天。母亲对此没有多想，以为会好的，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在面前的空中看到了一个房间的画面，，在房间的中央有一张桌子，她的

孩子躺在上面，已经失去了知觉，或者说已经死了，还有一些人在她身边弯着腰。场景中最细微的细节她都看得一清二楚，她特别注意到孩子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而她知道她年幼的女儿的睡衣都是粉红色的。

这一幕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她第一次意识到孩子可能患上了比感冒更严重的疾病，于是她抱着孩子去医院检查。为她看病的外科医生发现孩子的鼻子里长了一个危险的东西，他宣布必须将其切除。几天后，孩子被送到医院做手术，并被安置在病床上。当母亲到达医院时，她发现自己忘了带孩子的睡衣，于是护士们只好提供了一件睡衣，是白色的。第二天，女孩就穿着这件白色的睡衣，在她母亲在灵视中看到的房间里进行了手术，每一个细节都完全重现。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预知都达到了警醒人的效果，但书中充满了警告被忽视或被忽略的故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在某些情况下，信息是提供给一个实际上没有能力干涉此事的人的，就像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康沃尔（Cornwall）矿场经理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在事发前八九天就预见到了当时的财政大臣斯宾塞·珀斯瓦尔先生（Mr. Spencer Perceval）在下议院大厅遇刺的最微小细节。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有可能做了些什么，因为我们读到，威廉斯先生深受触动，他咨询了他的朋友们，是否应该去伦敦警告珀斯瓦尔先生。不幸的是，他们劝阻了他，于是暗杀就发生了。即使他去了伦敦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也不太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人们还是有可能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从而避免谋杀的发生。

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向我们表明，是什么特殊的高级境界行为导致了这一奇特的预言异象。双方完全互不相识，因此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任何密切的共鸣所致。如果说这是某个帮手为了避免厄运的威胁而做出的尝试，那么奇怪的是，在比康沃尔近的地方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也许威廉姆斯先生在睡眠时在星光界中时，不知何故遇到了这种对未来的反映，他自然而然地感到恐惧，于是把这种反映传递给了他的低级思想体，希望能做些什么来阻止它的发生；但是，如果不检查阿卡西记录，看看实际发生了什么，就不可能对这种情况做出肯定的判断。

斯泰德先生在他的《真实鬼故事》（*Real Ghost Stories*，第 83 页）中讲述了他的朋友弗里尔小姐（Miss Freer，俗称 X 小姐）的故事，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目

的的预见的案例。这位小姐住在乡间别墅时，在完全清醒，意识清晰的情况下，看到大厅门口停着一辆白马拉的车，车上坐着两个陌生人，其中一个下了车，站在那里和一只猎犬玩耍。她注意到他穿着一件带披肩的大衣，还特别注意到马车在碎石上留下的新的车轮印。尽管如此，当时那里并没有马车；但半小时后，两个陌生人真的驾着这样一辆车来了，这位女士所看到的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地应验了。斯泰德先生接着举了另一个例子，同样是无目的的预知，从做梦（因为这只是一个梦）到实现，中间相隔了七年。

所有这些事例（它们只是从数百个事例中随机挑选出来的）都表明，自我无疑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预知，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所谓的文明人类中大多数人的低级载体密度过大且缺乏反应——这主要归因于当今时代严重的实用唯物主义——这种情况显然会更加频繁。我指的不是什么普遍的唯物主义信仰，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日常生活的所有实际事务中，几乎每个人都完全以某种形式的世俗利益为导向。

在许多情况下，“自我”本身可能是不发达的，因此他的预见非常模糊；在另一些情况下，“自我”本身可能看得很清楚，但他可能发现自己的低级载体是如此的不能留有印象，以至于他能够成功地传递到他的大脑中的可能只是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一种不确定的预示。在有些情况下，预感根本不是“自我”的作为，而是某个外部实体的举动。在我上面引述的作品中，斯泰德先生告诉我们，他在几个月前就确信自己将被留任《鲍尔莫尔市政公报》（Pall Mall Gazette）的负责人，尽管从一般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可能的了。至于这种预感是源于他的自我感觉，还是来自他人的友好暗示，在没有确切调查的情况下，我们无从得知，但他的信心是完全正确的。

还有一种跨时灵视能力不能不提。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现象，但记录在案的例子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尽管不幸的是，所提供的细节通常并不包括我们为了能够准确判断所需要的那些细节。我指的是看到幽灵军队或幽灵兽群的情况。在《自然的黑夜》（*The Night Side of Nature*，第 462 页等多页）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关于此类异象的描述。书中告诉我们，在里普利（Ripley）附近的哈瓦拉公园（Havarah Park），值得信赖的人看到一队身着白色制服的士兵，人数多达数百人，他们经历了各种列队

变化，然后消失了；几年前，在因弗内斯（Inverness）附近，一位受人尊敬的农民和他的儿子也看到了类似的幻象军队。

在这个案例中，军队的数量也非常多，观众们一开始丝毫不怀疑它们是有血有肉的实体。他们数了一下，至少有十六对纵队，而且有足够的时间观察每一个细节。前面的队伍是七人并排行进，有许多妇女和儿童随行，拿着锡罐和其他烹饪工具。男人们身着红衣，武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他们中间有一只动物，一头鹿或一匹马，他们分不清到底是什么，部队扛着刺刀急速地向前进发。

两个人中年纪较轻的一个对另一个说，后排的人时不时要跑着赶上队伍；年纪较大的那个当过兵，他说情况总是这样，并建议他如果当过兵，就尝试在前排行军。只有一名骑兵军官；他骑着一匹灰色龙骑兵马，头戴金边帽，身披蓝色轻骑兵斗篷，宽大的袖子上衬着红色。两位观众对他观察得很仔细，以至于事后说，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认出他来。他们断定这支军队来自爱尔兰，是在金泰尔（Kyntyre）登陆的。他们害怕受到部队虐待或被迫与军队同行，当他们翻过一道堤坝准备避开部队时，整个景象却消失了。

本世纪初，人们在威斯特法伦的帕德博恩（Paderborn in Westphalia）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至少有三十个人看到了这种现象；但几年后，在同一地点举行了一次两万人的检阅，因此人们得出结论，这种景象一定是某种预见——这种能力在该地区并不罕见。

不过，有时也会看到这种幽灵般的军队，而普通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在那里行进，无论是在现象发生之前或之后。哈丽雅特·马蒂诺小姐（Miss Harriet Martineau）在《英格兰湖泊》（*The English Lakes*）的叙事中，对这种幽灵现象作了最出色的描述。她写道：

“在上个世纪的十年间，这座苏特或苏特拉山峰上（Souter or Soutra Fell）的鬼魂成群结队地出现，向二十六个目击者以及山下所有农舍的所有居民展示同样的景象，每次持续两个半小时——幽灵的表演在天黑时结束！要知道，这座山到处都是悬崖峭壁，根本就不能行军；山的北面和西面是 900 英尺高的峭壁。

1735年仲夏夜，兰开斯特先生（Mr. Lancaster）的一个农场仆人在离山半英里的地方，看到山顶东侧布满了军队，他们向前行进了一个小时。他们成群结队地从北端的一个高地上走来，然后消失在山顶的一个壁龛里。当这个可怜的人讲述他的故事时，他受到了所有人的羞辱，就像最初的观察者在看到任何奇妙的事情时通常会受到的羞辱一样。两年后，也是在仲夏夜，兰开斯特先生看到山上有一些人，他们显然是跟着自己的马走的，好像是打猎回来的。他对此不以为然；但十分钟后，他偶然又抬头看了看，只见那些人现在骑着马，后面跟着一队无穷无尽的军队，五人并排，像以前一样从高处向悬崖那边行进。全家人都看到了这一切，也看到了部队的行动，因为每个连队都有一个骑马的军官在维持秩序，他飞快地奔来奔去。随着暮色降临，纪律似乎放松了，部队相互交错，骑马的步幅也不一致，直到一切都消失在黑暗中。兰开斯特一家人当然都受到了羞辱，就像他们的仆人一样；但他们不久就得到了澄清。

在令人恐惧的 1745 年仲夏夜，由一家人明确召集的 26 个人看到了之前看到的一切，甚至更多。现在，马车和军队穿插在一起；每个人都知道，苏特山顶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马车。人山人海的场面超乎想象；因为部队占满了方圆一英里的地方，一直快速行进，直到夜幕将他们掩盖——仍然在行进。这些幽灵的出现既不虚幻，也不模糊。他们看起来如此真实，以至于有些人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去寻找马蹄印，但在石楠或草地上却找不到一个脚印，这对他们来说太可怕了。证人在地方法官面前宣誓证明了整个故事；整个乡下对即将发生的苏格兰叛乱事件充满了恐惧。

直到这时才有披露说，还有两个人在这期间，也就是在 1743 年，看到过类似的事情，但为了避免邻居们的侮辱，他们隐瞒了这件事。威尔顿庄园的沃伦先生（Mr. Wren of Wilton Hall）和他的农场仆人在一个夏天的傍晚看到，山上有一个人和一条狗在追赶几匹马，那个地方非常陡峭，马根本无法在上面站稳。它们的速度非常快，很快就消失在了山谷的南端，第二天早上，沃伦先生和仆人上山去找那人的尸体，他一定是被摔死了。无论是人、马还是狗，他们都没有发现任何踪迹。当他们开口说出这件事时，他们的处境也没有比那二十六个宣过誓的证人好到哪去。

至于解释，《朗斯代尔杂志》（Lonsdale Magazine，第二卷，第 313 页）的编辑宣称，在 1745 年仲夏夜，叛军‘在苏格兰西海岸活动，他们的行踪被某种透明的

蒸气反映出来，类似于海市蜃楼（Fata Morgana）一样’。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据我们所知，这是目前所能得到的唯一解释。然而，这些事实又引出了更多的事实；如 1707 年在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看到的同类幽灵行军，以及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战役前夕军队在赫尔维林（Helvellyn）上空跋涉的说法。”

还有一些案例，在某些道路上曾看到成群的幽灵羊，当然，德国也有各种关于猎人和强盗的幽灵车队的故事。

在这些案例中，正如在奥义现象的调查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有几种可能的原因，其中任何一种都足以造成所观察到的现象，但在缺乏更全面的信息的情况下，要想猜测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哪一种原因是起作用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通常提出的解释（只要整个故事不是虚构）是，所看到的是海市蜃楼，是在相当远的地方发生的真实部队移动的反映。我本人曾多次看到过普通的海市蜃楼，因此对其奇妙的欺骗能力有所了解；但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一种全新的海市蜃楼类型，与目前科学界所知的海市蜃楼完全不同，才能解释这些关于幽灵军队的传说，其中有些军队就在观众眼前经过。

首先，它们可能是，就像上面提到的威斯特法伦的情况一样，只是一种规模巨大的预言，至于是谁安排的，出于什么目的，就不容易推测了。另外，它们可能往往属于过去而非未来，实际上是阿卡西记录中场景的反映——尽管这种反映的原因和方法在这里也不明显。

有很多自然精灵部落，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用他们奇妙的魅力制造出这样的景象（见《证道学手册》，第 V 卷，第 86 页），而且这样的行为完全符合他们对神秘化和给人类留下深刻印象的喜好。有时，它们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甚至会善意地警告朋友。看来，要解释马蒂诺小姐所描述的一系列非同寻常的现象，最合理的方法就是按照这些思路进行解释——如果讲给她听的故事可以信赖的话。

另一种可能是，在某些情况下，被当作士兵的只是大自然的精灵们自己在进行它们非常喜欢的有序演练，尽管必须承认，除非是最无知的人，否则很少有人会把这些

演练误认为是人类的军事演习。

成群结队的动物的影像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是阿卡西记录，但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和德国故事中的“荒野中的猎人”一样，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类现象，完全不属于我们目前的主题。研究奥义学的学生都会熟悉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强烈的恐怖或激情的场面，比如一桩异常恐怖的谋杀案，都有可能偶尔以一种形式再现，而这种形式只需要稍稍开发一下超物质感官能力就能看到；有时，各种动物构成了这种环境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也会通过凶手的负罪良心的作用而定期再现（见《（证道学）手册》第V卷第 115 页）。

一般来说，幽灵骑士和狩猎队的各种故事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可能都属于这一类。显然，这也是对一些幽灵军队幻象的解释，例如，在北安普敦郡

（Northamptonshire）附近的埃奇希尔（Edgehill），一场引人注目的埃奇希尔战役重演，似乎在真正的战斗日期之后的几个月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一位治安官、一位牧师和其他目击者在一本奇怪的小册子中证实了这一点，这本小册子的标题是《战争和战役的嘈杂声，埃奇希尔，坎顿附近，北安普敦郡》（*Prodigious Noises of War and Battle, at Edgehill, near Keinton, in Northamptonshire*）。根据这本小册子，当时军队的一些军官对这一案件进行了调查，他们清楚地认出了他们所看到的许多幻影。这显然是一个例子，说明人类无节制的感情冲动具有可怕的力量，能够复制自己，并以某种奇特的方式使这种记录物质化。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成群结队的动物显然只是成群结队的不干净的人造元素精灵呈现出的形态，它们吸食特别可怕的地方（比如绞刑架所在地）散发出的令人厌恶的气氛。著名的“绞刑架幽灵”（Gyb Ghosts, or ghosts of the gibbet）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不可见世界的几瞥》（*More Glimpses of the World Unseen*, 第 109 页）中有这样的描述：人们多次看到一群群形状怪异的猪一样的生物，夜复一夜地在那个肮脏的杀人的地方奔跑、刨地和搏斗。但这些都该属于幽灵的范畴，而不是灵视的讨论范围。

第九章 开发方法

当一个人确信灵视力这种宝贵的能力是真实存在的时候，他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我怎样才能开发出这种据说潜藏在每个人身上的能力呢？”

事实上，有许多方法可以开发这种能力，但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安全地推荐给一般人使用，那就是我们最后要谈到的方法。在世界上较不发达的民族中，产生灵视力的不可取方法多种多样；在印度的一些非雅利安人部落中，使用麻醉药物或吸入致幻的烟雾；在伊斯兰教的苦行僧中（dervish），疯狂地转着跳着宗教狂热的舞蹈，直到眩晕和失去知觉；在巫毒（Voodoo）可恶习俗的追随者中，则使用可怕的献祭和令人厌恶的黑魔法仪式。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方法在我们自己的根族中并不流行，然而，即使在我们中间，也有许多轻易尝试这种古老技艺的人会采用某种自我催眠的方法，如凝视一个亮点或重复一些程式，以达到半昏迷状态；而他们中间的另一个流派则试图通过使用印度的一些呼吸法来达到类似的效果。

对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普通人来说，所有这些方法都是不安全的，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未知的世界里进行模糊的实验。即使是通过让自己被他人催眠而获得灵视的方法，我本人也会以最强烈的厌恶而避而远之；当然，除非在催眠者和被催眠者之间存在绝对的信任和爱，并且在心，灵，思想和意图上都达到完美纯洁的境界。除了最伟大的圣人之外，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否则绝对不应该尝试这种方法。

与催眠有关的实验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它（还有一些其他实验）为怀疑论者提供了证明灵视力事实的可能性，然而，除非在我刚才提到的条件下——我承认，这些条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否则我决不会建议任何人将自己作为实验对象。

治疗性的催眠（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让病人进入出体状态，而是努力减轻他的痛苦，消除他的疾病，或者通过磁场给他注入生命力）则完全不同；如果施术者即使没有受过训练，但他本人身体健康，意图纯正，就不可能对受术者造成伤害。在外科手术这样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人甚至可以合理地接受催眠出体，但这肯定不是一个人应该轻易尝试的。事实上，我强烈建议任何向我征询这方面意见的人，在仔细阅读了有关这方面的所有的书之前，或者——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办法——在得到一位

合格老师的指导之前，不要尝试对他来说仍然是超常的自然力量进行任何形式的实验研究。

但有人会说，合格的老师到哪里去找呢？毫无疑问，在那些做广告说自己是老师的人中间是找不到的，只要你花几个英镑或美元，他就能传授千古的神圣奥秘，或者举办“灵修圈子”，以每人多少钱的价格招收轻易尝试者。

本文中已经说了很多关于谨慎培训的必要性——受过培训的人比没有受过培训的人有巨大的优势；但这又把我们带回了同一个问题——从哪里可以得到这种明确的培训？

答案是，这种训练恰恰可以在自世界历史开始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地方进行——圣白会（Great White Brotherhood of Adepts），他们一如既往地站在人类进化的背后，在伟大的宇宙法则的支配下指导和帮助人类进化，而这些法则对我们来说代表着永恒的意志。

但是，有人会问，如何才能接近他们呢？求知若渴的人如何向他们表达求教的愿望？

还是那句话，只能用自古以来的方法。没有任何新的专利可以让一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有资格成为这所学校的学生，也没有任何通往在这所学校获得知识的捷径。在今天，就像在古代一样，一个人要想引起圣人们的注意，就必须走上缓慢而艰辛的自我发展之路——必须首先学会把握自己，使自己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人。这条道路的步骤并不是什么秘密；我已在《不可见的帮手》（Invisible Helpers）一书中作了详细介绍，在此无需赘述。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但迟早所有人都要走这条路，因为伟大的进化法则正缓慢但不可阻挡地把人类推向它的目标。

真师们会从那些正在朝这条道路奋力前行的人中挑选他们的学生，一个人只有具备了接受教导的资格，才能使自己走在接受教导的道路上。如果没有这种资格，加入任何秘密或非秘密的会所或学会，都不会对他的目标有丝毫的帮助。诚然，我们都知道，证道学学会是在其中一些真师的建议下成立的，而且从学会中挑选了一些人与他

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选择取决于求道者的诚意，而不是只要加入了学会或认同学会中的任何人就行的。

这就是发展灵视力的唯一绝对安全的方法——全力以赴地走上道德和思想进化的道路，在其中的某个阶段，灵视力和其他高级能力就会自发地开始显现出来。然而，有一种做法是所有宗教都建议的——如果小心谨慎，满怀敬意地采用，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有时还会从中发展出一种非常纯粹的灵视力；这就是冥想。

让一个人每天选择一个特定的时间——一个他可以确保安静和不受打扰的时间，当然最好是在白天而不是晚上——然后让自己在那个时间里保持几分钟完全摆脱一切世俗的想法，当这一点实现时，将他的全部力量引导到他知道的最高灵性理想上。他将会发现，要获得对思想的这种完美控制，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但当他达到这种控制时，在各方面都会对他大有裨益，而且随着他越来越能够提升和集中自己的思想，他可能会逐渐发现，新的世界正在他眼前打开。

作为实现这种冥想的初步训练，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是最微小的事情——也应该练习集中注意力。如果他写一封信，让他在信写完之前只想着这封信；如果他读一本书，让他注意不要让自己的念头偏离作者的思路。他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心智，成为自己的心智和低级的激情的主人；他必须耐心地努力获得对思想的绝对控制权，这样他就能始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为什么这么想——这样他就能运用自己的心智，用它使他静止不动，就像一个熟练的剑客把他的武器用到他想用的地方一样。

其实，如果那些如此渴求灵视力的人能够暂时拥有它一天甚至一小时，他们是否会选择保留这个礼物还很难说。诚然，这种能力为他们打开了新的可探究的世界和新的有用能力，为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觉得这种能力是值得获得的；但我们应该记住，对于一个出于责任而仍旧要生活在世界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祝福。对一个打开了这一视野的人来说，世间的悲哀和苦难、邪恶和贪婪是无时不在的负担，在他初识世事的时候，他常常会对席勒（Schiller）绵延的诗句中充满激情的箴言抱有同感：

你为何把我扔进

永盲之城，却打开我的心宣讲你的神谕？

可怖威胁近在咫尺，揭开面纱作甚？

生活是无知，知此者如死。

拿走吧，拿走我眼中的洞见，拿走这残酷的光明！

身为凡夫，却知真理，多么可怕的命运！

后来他又喊道：“把我的无明还给我，把我感官快乐的黑暗还给我，收回你可怕的礼物吧！”

当然，这种感觉很快就会过去，因为更高层面的视觉很快就会让学生看到悲伤之外的东西——很快就会在他的灵魂中显示出一种压倒一切的确定性，那就是，无论物质界的表象如何，万事万物都在毫无疑问地为所有人的最终利益而共同努力。他意识到，无论他是否能够觉察到，罪恶和苦难是存在的，而当他能够觉察到时，他毕竟比在黑暗中工作的人更有能力提供有效的帮助；因此，他逐渐学会承受世间沉重的因果。

有些误入歧途的凡人，有幸稍稍接触到了这种较高的力量，却完全没有与之相关的正确感情，将其用于最卑鄙的目的——他们甚至做广告称自己是“通过验证和专业预言家！毋庸置疑，这样使用这种能力纯粹是对它的滥用和贬低，表明它的不幸拥有者在人格道德方面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承受它所带来的压力之前，就已经不知不觉地掌握了它。这种行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产生大量的恶业，知道这一点后，人们对这种亵渎性的愚蠢行为的不幸者会由厌恶转为怜悯。

有时有人反对说，拥有灵视力会破坏一切隐私，并赋予探索他人秘密的无限能力。毫无疑问，它确实赋予了这种**能力**，但对于任何实际了解此事的人来说，这种说法是可笑的。就“通过验证的专业预言家”非常有限的的能力而言，这种反对意见可能是有根据的，但那些对在学习过程中开启了这种能力并完全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人，忘记了三个基本事实：第一，真正的灵视力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

域，很难想象有人会有丝毫兴趣去窥探任何人的小秘密；其次，即使我们的灵视者在某种不可能的情况下对小秘密产生了不雅的好奇心，但毕竟有一种东西叫做绅士风范，在那个境界如同在物质界一样，它当然会阻止他考虑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想法；第三，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低级的术士，全然不会考虑以上两点，因此，一旦每个学生有了使用能力的迹象，我们就会给他充分的指导，告诉他使用这种能力的限制。

简而言之，这些限制就是不得窥探、不得自私地使用能力、不得展示现象。这就是说，在物质界指导一个有正确情感的人的行为的考虑因素，同样也适用于星光界和思想界；在任何情况下，学生都不得使用他的额外知识所赋予他的能力来提升他自己的世俗利益，或者与获得任何方面的利益有关；在任何情况下，学生都不得利用额外知识所赋予的能力来为自己谋取世俗利益，或以任何方式谋取利益；学生也不得进行通灵界所谓的“验证”，即做任何事情，向物质界的怀疑者无可争辩地证明他拥有超常的能力。

对于后一个限制性条款，人们经常会说：“但为什么不呢？反驳并说服怀疑你能力的人是很容易的，而且这对他有好处！”这些批评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首先，没有一个知道的人想要驳斥或说服怀疑者，也丝毫不会被怀疑者的态度困扰；其次，他们不明白，让怀疑者逐渐在知识经验上理解自然界的事实，而不是突然震撼性地接触到它，这对他会更好。多年前，辛内特先生在《奥义世界》（Mr. Sinnett's Occult World）一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在此无需再次重复其中的论点。

我们的一些朋友很难意识到，愚蠢的流言蜚语和无所事事的好奇心充斥着世上大多数没脑子的人的生活，而在弟子更真实的生活中却没有一席之地；因此，他们有时会问，即使没有任何特别想看的愿望，灵视者是否也会不经意地观察到别人试图保守的秘密，就像一个人的目光可能会不经意地落在别人偶然打开放在桌上的信中的一句话上一样。他当然有可能，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呢？正人君子会立刻移开视线，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会像没看见一样。如果反对者能够明白，学生除了在他能力范围内帮助别人以外，不会去关心别人的事情，而且他总是有自己的工作要做，那么他们就能

更好理解这些训练有素的灵视者的广阔生活。

即使我只说了一点对弟子的限制，也已很明显，在很多情况下，他知道的比他能说的要多得多。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伟大的智慧真师本身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有幸偶尔见到他们的人，会对他们的只言片语如此尊敬的原因，即使是与直接教导完全无关的话题。因为真师，甚至是他的高徒，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带着我们无法估量的准确判断。

他的地位和广博的能力实际上是全人类的财产，尽管我们现在离这些伟大的力量还很遥远，但总有一天它们一定会是我们的。然而，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拥有更高的洞察力时，这个旧世界将会变得多么不同！想想看，当所有人都能阅读阿卡西记录时，历史将是多么不同；当现在只是理论上的所有过程都能被观察到时，科学将是多么不同；当医生和病人都能清楚准确地看到治疗的效果时，医学将是多么不同；当所有人都能看到真理更广阔的一面，不再可能对哲学的基础进行讨论时，哲学将是多么不同；当所有的工作都是快乐的，因为每个人都将只做他能做得最好的工作时，劳动将是多么不同；当孩子们思想和心灵都向努力塑造他们人格的老师敞开的时候，教育将是多么不同；当对基本教义不再有任何争论的可能性的时候，因为关于死后状态的真理和支配世界的伟大法则已然众所周知时，宗教将是多么不同。

最重要的是，那时，进化了的人们在如此自由的条件下互相帮助将变得多么容易！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各种可能性就像绚丽的远景一样，向四面八方延伸，因此，我们的第七进化圈将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对我们来说，幸好在全人类在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进化到了更高的水平时，才能拥有这些伟大的能力，否则我们只能在更糟糕的条件下重蹈伟大的亚特兰蒂斯文明的覆辙，因为亚特兰蒂斯文明的成员没有意识到，能力的增加意味着责任的增加。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是亚特兰蒂斯的过来人；让我们希望，我们已经从那次失败中学到了智慧，当更广阔的生命的可能性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时，这一次我们将更好地经受考验。

后 记

我认为本章最好保持三十多年前的原貌。但这些年间发生了许多事情；人类毕竟在不断进化，无论发展多么缓慢，而公众舆论对我在本书中论述的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后来的文献中，我们得以更全面地论述这些问题。如果有读者对上述少量和技术性的资格条件感兴趣——如果他感到自己有寻求神圣之路并踏上这条道路的冲动——我建议他阅读我最近专门就这一主题撰写的一本书——《真师与道路》（由马德拉斯邦阿迪亚的证道学出版社，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Adyar, Madras 发行），在这本书中可以找到许多补充信息。

C. W. 利比德

證道學學會的使命

通過培養不斷深化的理解和實現永恒智慧，精神自我轉化和所有生命一體性來服務人類。

證道學學會的三個宗旨

- 一、 打破種族、信仰、性別、種姓或膚色界限，形成一個凝聚人類為一家的核心。
- 二、 鼓勵對各種宗教、哲學和科學的比較性學習。
- 三、 探索自然的秘密及人類的潛能。

中文網站——<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英文資料網站——<https://www.theosophy.world>

如果決定入會，請登錄新加坡證道學學會的中文網站，直接在“聯系我們”一欄裏網上填表申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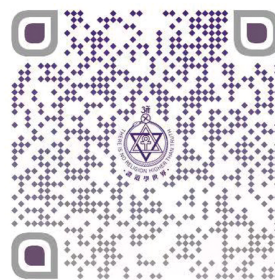
如有任何關於證道學，證道學學會和入會的問題，

請微信至**SLTS1875**或電郵至**admin@chinesetheosophy.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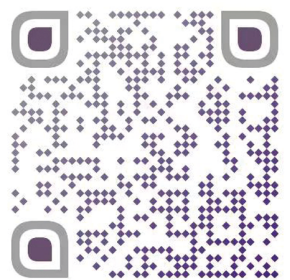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證道學世界公眾號

公眾號ID-zheng dao xue shi jie



證道學學會中文網站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